

重修膠州志

第八冊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

形勝

古蹟

金石

訛疑



重修膠州志卷三十七

形勝

形勝考序

膠州志卷三十七
形勝考序

乾知險坤知阻險阻形而陰陽之理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形勝之義所由起乎蓋與兵家言相表裏古之圖經所謂識其山川險要道路阨塞以為防守之備者也而後之治形家者一則特相陰陽為郭璞楊迪之術其失也徧一則侈陳山川為誇毗登眺之具其失也泛舊志所錄通志府志之言大抵多駢語逞文士儷青如白之技無裨實用故更為此考以明形勝之義

四境形勝
州城踞北面南登望四面遠埠如環陰陽向背得其地惜周圍纔三里不足容民居巨邨大族東西南傳城周可十餘里自宋金設市舶司商賈所集良莠雜處設有不虞明知州王獻吉利害之議最得其要大抵水淺道狹無險可據有警當以築壘為守邨廬隱蔽可以伏兵出奇制敵

馬店在州北二十五里居南北之衝道狹而邨大此北鄙阨要也再北膠水有吳家口孫家口皆在平度可設偵分守

黃埠嶺在州西五里西高東下非近郊可恃之險再西行上與高密之戴呂紫蘭毗接皆非巨鎮蓋必以高密城為西障云

膠卽營故地在膠卽之間地勢頗壯闊乃斯州東面之障近則陳邨金人曾以設鎮皆可為守備之地

膠州志

卷三十七

考一

形勝

一

靈山衛城在州南百里之遙而與今海口商舟來往亦不毗接蓋
明人一時之制未盡地理之宜故靈山衛城在州南百里之遙而與今海口商舟來往亦不毗接蓋
本朝更設水師營而廢屯衛然城池頗壯大賁州南居民保障重
地設有海氛爲第一要隘五里五西風口營
水師營距州東南十八里居海上頭營子當入海之衢便於偵盜
賊護商舟與州城爲犄角得遠近之宜王臺距州南五十里鋪上距州西南六十里張應距州西南五十
王臺距州南五十里鋪上距州西南六十里張應距州西南五十
里皆通衢巨邨可以集穀畜衆爲西南之保障海疆形勝

海疆形勝

淮子口在陳家島東黃菴山下有露明石大仙橋小仙橋之險非

膠州志

卷三十七

考一

形勝

二

長年水手不敢輕入爲大洋入膠州之總衢衛志稱險要汎

小青島在淮子口對岸入海者必由之道衛志稱險要汎

唐島在靈山衛南門外自齋堂島至此一百五十里有漫嶺無高

山舟至靈山衛者必泊此衛志稱衝汎

靈山島在海中央東面峭壁如削西面水多巨石無岸口避風西

南城子口可泊小船十餘隻避東北正北正東風鼓樓圈在靈山

島東北可容船十餘隻避正北正西風可暫泊衛志稱迂汎

古鎮口在大珠山西南海道迤西其北岸多礁石船不敢近或有

商船重載必停船海中以小船撥運遇東南風起則拔錨他徙刻

不可停設有巡兵可以哨守衛志稱閒汎

重修膠州志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古蹟考序

張賓雁原序曰膠自建國以來二千餘年滄桑陵谷屢經變易要其所畱遺者渺矣立乎今日以指往代所恃以仰先型邇前烈者惟其蹟而已舊志所記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與在疑信之間者皆略爲考訂存之於左賓雁子民坊又記賓雁論述曰過庭餘聞有視前更詳者大抵皆有唐以前論多精確可從自宋以來則舊志與賓雁弟羣雁與時賢所傳可採者并錄之

介根城莒邑莒子始封此後徙左傳杜注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漢書琅邪有計斤縣古本作計斤顏師古以爲卽介根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一

後漢初廢入黔陬今治西南五里城子邨有土城約周一里其西北兩面爲農圃剗平其東之南尙有數弓獨南面猶存齊乘計斤城有兩塔對立曰東西計斤今城子邨西南隅有計斤菴當卽所謂東西計斤古有塔而今廢也郡國志黔陬縣有介亭小注引介根後人遂於計斤立介亭以附會之非故址也

長城在治南八十里齊城等山管子輕重篇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已有長城竹書紀年周顯王之十八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在齊威王之二十八年齊記云齊宣王築長城水經注云長城田氏之所造蓋興築之始靡得而記云又泰山郡記及括地志水經注皆云至瑗耶臺入海山東通志云至膠州大珠山

入海今考治內長城入海處在小珠山東徐山之北西南去琅邪臺九十餘里去大珠山亦三十里諸書皆臆說也城因山爲之培

高塹下各有門闕邸閣今不可見春生草長髻鬢分垂如馬鬣然

西起平陰之防門

卽齊防門春秋傳襄公十八年齊侯禦晉平陰塹防門杜注平陰城南有防門所未詳者長城

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其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齊侯塹防門卽此防以築言非卽長城首茲而

起也 逕泰山北麓而東至諸城亭子奮後入州境十五里至六汪莊南鐵樞山陰東歷楊家山白貌山齊城山至黃山頂十餘里又

東歷小珠山陰鶉鴿山至徐山之北子家河莊東入海三十里城

之歷州境者百五十餘里

掖人孫鎮長城詩齊宣寡明德可以稱愚蒙當時築長城興役勞人工要之畏

楚兵安足爲霸功緣岡峙崇觀跨谷絕驚虹晨朝發丁男日夕死山中吁嗟版築苦不如遠從戎何爲此城下佛鬱成沙蟲骨肉誰

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二

見收鞭扑以邀忠楚滅幾何時齊運亦告終雉堞無復存邈然邱壠同我來訪遺跡滿目惟蒿蓬悲歌三歎息慘澹來天風

東黔陬城在治西南八十里膠水之東牧馬城漢地理志之黔陬

縣也本春秋介國詳見介亭城南有黔艾山因名焉顏師古曰陬

音子侯反而太平寰宇記引郡國縣道記曰黔陬秦新置是漢因

之以及魏按以水經及注經所云膠水出黔陬縣北過其縣西注

所云膠水又北逕黔陬故城西魏地形志黔陬縣有黔陬城皆指

此城而言注膠水逕東黔陬後卽繼以西黔陬則東城去西城不

過十數里西城濱水東城亦猶是二城在兩岸故分東西其實亦

南北也今牧馬城在膠水東岸西北去西城二十里邑人王克揆

以爲卽東黔陬城自西晉至明中葉已千數百年明擇地養馬因

舊而更新之至今猶形勢可觀時耕出古器以南別無故城惟以此爲秦漢魏之黔陬城確乎可信注兩言四十里皆引晏伏拒艾水之文而力闢之非膠水正注寶宇記誤讀此語遂有兩城三十里之說大謬

拒城在治東南四十五里洋水之南漢志琅邪拒縣注拒艾水東入海水經注拒艾水出拒艾山東北流逕拒縣故城西王莽之祓同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爲洋水矣又東入海今其地仍名王城而社訛爲王昌矣高密縣西南三十里有拒城河北流太平寰宇記及其縣志引漢志拒縣拒艾水以實之方向旣不相符亦無洋水王城等名且其水東隔膠水豈能飛越乎今治西南有洋水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三

出高成嶽等山東北流入海顧炎武考古錄以爲卽拒艾水而王城實在其東與水經注所謂逕拒縣故城西者合則拒城之不得他屬也明矣又漢拒縣注莽曰祓同何焯以爲疑祓下注誤入拒下則水經注已沿用之至齊乘以拒艾作相艾則爲字形之訛無疑也

計斤城漢黔陬古介國地顏師古以爲介根而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又以左氏介根及杜氏計基城注於黔陬王克揆云是葢後漢省計斤入黔陬注縣下耳據此則介根計基說雖不同其爲州境一也又江南贛榆縣計斤城其縣志云一名鹽官城據水經注游水左逕琅邪計斤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贛榆縣北及容齋隨筆莒

遷鹽官世謂之南莒二書並舉以証計斤在贛榆蓋六朝僑郡之遺非漢計斤也

却城漢縣州志引山東通志謂在州西南膠水東說蓋本之水經注者按水經注膠水逕扶縣故城西後又逕黔陬故城西黔陬故城卽州南界膠水東之牧馬城却縣在其南膠水之東可知扶小注漢書作却漢却縣注音夫又音扶則扶却二字本可通用扶卽却縣膠水既逕其城西則通志謂却城在膠水東者未可易矣乃詳考郿注旣云膠水逕黔陬城西後又云膠水北逕晏伏所謂西黔陬城東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志曰膠水出却縣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卽是縣據此是又以膠水西之西黔陬城爲却城與前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四

說扶縣在膠水東者本文已自多歧千載後更孰定其一是要不出兩黔陬城與膠水間耳沈維基云古人遺蹟大略可得其所在終不能確指其故處於茲益信

膠西縣城在治西闢宋元祐二年立元太祖於縣置膠州至正十七年廢今南面隳於雲河東西兩面夷爲闌閭閭其北尙可見高三尺表一里州人名曰土城口

其有城址而無考者治南九十里張倉集風水之南有城子泊

治南百里兩河莊南有廣城

膠水西

地理古境按州境自宋元祐三年始判以前板橋鎮說者謂本隋膠西縣地膠西縣隋大業時以黔陬縣省入唐初又省膠西入高密縣似黔陬亦在其中而五代及宋因之焉不知非是按隋廢黔

陝縣卽州西南西黔陝城元和郡縣志以屬諸城寰宇記同據此則唐及宋黔陝城於高密無涉矣蓋黔陝城以南以東長城朱山徐山至於海先不知何時已屬諸城而黔陝或自唐廢膠西縣後又割屬之高密則以膠西廢城東包計斤至於海屬焉而其東北沾水又不知自何時屬於卽墨具在郡縣志寰宇記二書可覆按也又溯自周以來封演於朱山爲州山謂以州國得名則其山春秋時州國地諸晏城去州境三里則州西境在晏子采地內莊武城去州境二里則州東境漢壯武西境地壯武漢膠東八縣之一膠東庸生故里庸邨在治北七里於八縣不知何屬但於壯武爲近史無明文不敢臆決又諸城鹵山卽水經黔陝縣膠山則其山

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五

曹魏黔陝縣境也治南孝源店河卽酈注張奴水出夷安縣東阜則孝源河卽元魏之夷安縣境也朝濟而夕設板往來紛更古今之異至不可齊故論沿革者惟據治所

庸生故里按州西北庸邨漢膠東庸生故里也祠墓在焉庸邨距膠東國遠其南則琅邪之計斤邑人張謙宜張司空墓辯因以生爲計斤人卽不得謂生里遂在他邑果爾班氏豈不書曰琅邪顧曰膠東按漢書載庸生者三一見藝文志一見張禹傳一見儒林傳皆爲膠東庸生千餘年來無異詞其非琅邪人可知非琅邪則計斤卽不相蒙其里亦從可定矣但庸邨在古卽墨城西南百六十里當時豈無縣治繫之以國柰何說者謂縣統於郡乃係史例

生之得書當亦如王吉本臯虞人而張子文傳但舉其郡名以立文謂之琅邪王陽蓋卽此類未可知也生治古文尙書及齊論語於秦火之餘功垂後世今祠畔有濯硯泉相傳爲生遺跡後之言生故里者自當以膠東爲正若謙宜所云計斤與庸邨近卽以生爲計斤人則拋荒漢書之過也未免武斷

徐山徐福將童男女入海處舊志據齊乘而未知其所本及讀寰宇記所載徐山乃釋然矣記引三齊記云始皇令術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藥於蓬萊方丈山福將童男童女二千人於此山集會而去因曰徐山據此則山之以徐福得名其說已古至畿輔通志鹽山卅兮城亦云徐福將童男女所築則未知所據何書耳

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六

黔艾山祠魏地形志黔陬縣有野艾山祠水經注柎艾山卽齊記所謂黔艾山也考古錄以爲鐵樞山黔艾山上有古祠當卽地形志所云野艾乃黔艾之訛耳或又云黔字書云巨金切音與根近黔與根字形雖異而音則一漢書注根艾卽黔艾之借音說亦可通

板橋鎮海神廟宋起居郎楊景略使高麗還奏立東坡嫌板橋湫隘欲立於文登而楊不從東坡詩云頃年三轉使幾爲蛟鱷吞歸來築神宇要使百賈奔注板橋商賈所聚當卽今之海廟其地在宋時潮汐往來故立海廟焉

寺觀之古者玉泉寺在州南百二十里大珠山麓一名石門寺金

大定五年建洪福寺在南隅墨水南古曰南寺今日大寺元至正六年重修崇福寺今名講經寺在州西二十里牛神廟邨至正十一年廣通建據碑有經文三藏及畫五十三參十六尊者今不可考矣其載府志而考之未詳及無迹可考者慈雲寺在州西南隅古曰北寺唐大順元年建舊志以慈雲曉鐘爲八景之一蓋有明梵剎中最莊嚴者久廢爲民居或云卽今都司署寺門首其地也茂林寺在州南四十里北齊時建清涼寺在城內唐大順二年建福勝寺在州南三十里與清涼寺同時建太微觀在州南二里宋德祐元年建普明院在州城內宋慶元五年建以上六處其地皆不可考黔陬寺在州西南七十里黔陬邨元泰定二年建崇元觀

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七

在州南四十里俗呼石梁觀在石梁邨

介葛盧墓舊志未載介葛盧墓據山東通志云古黔陬城有介葛

盧墓入高密界今高密志以爲係膠州界舊志誤入高密今據高

密志及太平寰宇記補入

漢庸生墓在治西北七里庸邨東墓前有祠詳建置

高徵君鳳翰庸生墓詩漢

家遺塚庸生碣千年抔土餘蟻蛭我來徑行古墓門下馬再拜獨鳴咽憶昔經術重漢庭漆書竹簡幸不絕尚書魯壁蝌蚪文孔家諫議窮搜抉堯舜二典互分張商盤周誥僅掇綴再傳都尉得庸生膠東大橋纒前哲零落祠堂幾廢興蒼鼠移家穿古穴荒煙冷斷視池雲牧兒橫踏原上月可憐此生千載人遺跡

依稀尙明滅蒼茫叉手立斜暉仰天一歎天欲雪

宋王氏雙女塚在治南七里嶺上舊傳塚前有祠今廢

金知密州孔輝墓在治西南七十里孔家莊

詳金

濟南路知法藥

琇墓武義將軍密州刺史龔彬墓俱在治西十五里貢家疇

元武義將軍盧琮墓在治北三十里柏欄邨南鄉貢士王偉墓在

治南三十里十畝田膠州行軍千戶吉四公墓在治東北四十里

雙景邨俱詳金石

明中書右丞殷哲墓在治南王臺社岳州府知府李元芳墓在治

南二里楊家廟南大學士高宏圖墓在治南五十里閣老山庠生

王儻墓在治南七十里

國朝戎武將軍諸城志駐防副將

連洗墓在治西南連家園

碑題 皇清 諱封戎武大

將軍連公之墓字跡磨缺有顧洽某年男連圃桂等字餘不可辨

駐防遊擊解幟墓在治南大朱

山膠鎮旗鼓廳張思選墓在治西北土城口東

詳金石

膠州知州趙

膠州志

卷三十八

考二 古蹟

八

民善墓在治東十二里石河邨膠州知州陳明熙墓在治東二十

里樂哥莊歛縣縣丞高鳳翰墓在治西八里辛置嶺

重修膠州志卷三十九 金石考三 檢其金石其官志章鈔漢志云
金石考序 張賓雁州志前編原序云新舊志不收金石而余考之者以舊載
缺略傳聞失實惟金石足徵也卽以元普顏不花事論之兩志誤
以史傳同名入合爲一故所書年月官銜修廟死事無一不顛倒
謬誤得修廟碑與陰讀之則俱可以得其要領而他可知矣今哀
輯境內金石凡余所見聞者合十九種並紀其目而論列之又曰
州故有宋庸生廟碑見毛文簡公詩至元修文廟碑見延祐碑文
天德東嶽廟碑見齊乘安得並出吾前而共徵之也哉凡張氏所
考文具名存者十九名存文不具者三益以明人 考其目 考其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一

本朝記事之碑若干共若干其文之不必詳錄者第存其目惟漢
琅邪相印晉永寧軼宋板橋鎮銅記最後出以年代居先故綴於
張氏所考十九種之前云

漢晉宋金石 八 今 漢 琅 邪 相 印 章 鈔 漢 志 云 章 鈔 漢 志 云
漢琅邪相印銀質龜紐方今工部營造尺八分弱連紐高九分弱
重今庫秤三兩五錢白文曰琅邪相印章 鈔 漢 志 云 章 鈔 漢 志 云
國朝嘉慶時大珠山下農民耕土得之按前漢志諸侯王丞相高
帝置掌治其國景帝五年令諸侯王不得治其國天子爲置吏改
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秩比二千石以
上銀印青綬漢舊儀云銀印龜紐刻其文曰某官之章後漢志云

王子封王其郡爲國置傅一人相一人前漢有琅邪王劉澤然未
久移封地志有郡無國後志則置國光武十王傳琅邪孝王京建
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傳國至初平中乃絕藩屏
悠久相不止出入宜其印之流播也
晉永寧軼長一尺寬四寸五分厚二寸缺其兩隅其側有書陽文
十行行三字文曰君漢故海常劉侯之苗胄家於□□大邨大晉
永寧二年歲次壬戌□□□□

國朝道光二十四年孫廷化於牧馬城犁地得之按漢書王子侯
表海常侯福城陽共王子武帝元狩四年三月封十三年元鼎五
年坐酎金免在琅邪晉惠帝紀永寧二年十二月改元大安故通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二

鑑無二年此曰二年未改元以前也軼形似墓道所以閉路者考
漢琅邪五十一城無海常則海常似鄉侯以下抑以國祚不久而
軼之亦未可知據此文雖其苗胄之名弗傳而海常封近黔陬亦
一徵也

宋板橋鎮銅記篆文曰板橋鎮市舶司鈐記見高鳳翰古印冊
金元金石
金張倉鎮銅記重今庫秤三兩七錢方建初尺二寸連紐高二寸
五分面鑄篆文八字曰張倉鎮商酒鹽場記背鑿正書二行曰正
隆元年五月祕府監造按張倉膠西縣三鎮之一場則榷場掌其
地酒鹽稅務而總其權於商故有此記也

玉泉菴碑大定五年立碑在大珠山菴內階西東向高二尺許正書陰列銜名今已破裂

大安石柱在治西南六十里孟慈社田中正書大安某年十二月某日立十餘字字不滿寸亦朴率

孔密州述祖碑在治西南七十五里孔家莊篆額十字五行孔密州追述祖先之墓誌大意謂密州宣聖之裔遭亂失譜乃追述祖妣以下名氏以示後人語頗沈痛無朝代年號及書撰人名惟云時庚寅年十月定遠大將軍元帥右都監知密州驗其官乃金元制庚寅疑是金哀宗正大七年若爲大定十年之庚寅與元之兩庚寅不應不書朝代年號惟金自宣宗癸酉丁丑密州再破於蒙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古戊寅三破於紅襖賊秋四破於李全己卯全又以州降宋七年五易主百姓惴惴無所適從而輝實掌兵權墓亦去州不遠故但書甲子亦未可知也

元普明院碑陰在明倫堂左側高四尺寬二尺陽面已爲明人磨刻訓士臥碑陰正書列名多俚上段十行官吏多與內屬連書曰膠州某官娘子某官太夫人或某官妻幾姐有金紫光祿大夫李太夫人安邱縣君趙當是鄉宦內屬餘無行次或不書名曰某大夫某博士某官人又有書行次者曰某姓某公幾郎幾哥地名有膠西第五都第七都第八都高密第六都當是鄉社次第今不知所在孟慈今以名其社末年號已泐有歲次庚子字觀列銜與董

進欒彬二人見元初他碑知必在元初而庚子則太宗后稱制之
三年也軍機營次墓所當東十八里小水武義將軍盧琮葬親碑在州北三十里柏欄邨州學正南華子撰
張某書丹篆額碑爲盧琮葬親而歷敘其戰功憲宗癸丑當宋寶
祐元年琮方二十餘歲與宋戰屢著勲績兩史不載不可得而詳
也至元四年立石至元二十八年會稽王武義將軍盧琮墓碑在柏欄邨額與標題皆不可識右下失去左
半猶可讀爲琮之葬而歷敘其三子戰功與前碑若一人作者至
元十八年密州營軍千戶子盧世榮立石今邨人以爲牆基矣

趙千戶先塋碑在治東南南七十里新安社明秀山南至元二十七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四

年益都路教授三山林和之撰林熙載書丹有祖五代明官至太
子太師語銘云趙氏先塋三百餘年悲風淒雨斜陽淡煙

鄉貢進士王偉墓誌在治南三十里十畝田王氏塋篆額四行鄉
貢進士王公墓誌學正劉世傑撰書王公名偉葬王偉而歷敘其
行誼與子孫名位至元二十八年曾孫江淮樞密院提控案牘王
簡立石宋魏井口石記至元三十一年立向在洪福寺後墨河岸土中舊志謂
雙井一存一廢此其一廢者今石存洪福寺內

武略將軍劉君先墓碑在治東十八里小麻灣邨西圍首龜跌高
五六尺而苔蘚侵蝕中段爲牧牛兒捶鑿尤不可讀篆額爲劉君

營葬祖父墓誌八字四行碑文正書以意讀之劉君仕元伐宋有武功葬其先世末行時在至元口年陰列其考妣名氏關真誠膠州行軍千戶吉四公墓碑在治東北四十里雙景邨南仆於田間王良佐撰並正書首行題銜膠州行軍千戶吉四公墓不多磨滅不可辨以意讀之四公爲本州千戶沒而葬之而歷敘其五子名位中有相門之後末有能繼其踵語不可解至元口年子吉天玉等立石碑真蹟刻志也主盟至元甲午刻委其土風至歲

重修集元觀碑誠靜致和大師三洞講經師王道顯撰文敕授彰德路教授劉世傑篆額前本州權儒學正王文昌書丹真一大師元學講經權講前本州道正王道和立石額篆重修集元觀碑六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五

字碑文正書略云茲觀經始無考重修於嘉定十七年道士賈志淵幼慕全真禮棲雲王真人爲師寓此券地得五百畝環於觀之周迴與其徒張某陳某等興修構聖堂雲房俱備後張陳接跡狀請王義邨師真觀威儀孫志忠主盟至元甲子孫委其上足王道和知觀事王復重加修飾元貞丙申余奉掌教真人命開講青社王來屬門人知觀李德明屬余爲之記云觀在治東南四十里石梁社碑在觀外正書陰列官吏銜名鄉宦多大夫博士官人之稱又有院士數人不知爲何等也餘則社長里正並幾公幾郎幾嫂幾姐等元明觀膠州道正萬仙宮道判復點觀提點某師真觀提點太微觀知觀某地名有霑化鄉龍泉社石梁社王太店遂猛邨

王義邨今仍舊名其昏曠孫家曠壇後邨墨水邨葛家邨不知所
在其事甚詳也張師甲寅百一十四甲子矣今歸於不詳也
王二公等造象題名在艾山東石北路旁長四尺高二尺許正書
有至大四年十月張二公張六公張七公等字八書城壘壘
重修廟學記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劉賡撰將仕郎國子助教李
泰行書承直郎國子司業李之紹篆額額失去前有標題八字膠
州重修廟學之記文曰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今年下一詔明年下
一令其於崇儒重道無所不用其極明經者復其身上丁釋菜許
以公服從事建廟京師置國子監學增弟子員廩餼以時曲阜林
廟成樹碑洒埽給戶尊聖人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致祭牲用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六

太牢樂成登歌躋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司馬光朱熹
張栻呂祖謙本朝國子祭酒許衡爲從祀仍復科舉取士黜黜太
平務在得人所以繼丕顯之謨啟丕承之烈者於是乎在故天下
翕然化之大而郡邑下而黨庠遂序莫不有學矧膠之爲州疆理
則介葛盧之故墟風俗則齊魯禮義之鄉碩儒則庸生王吉鄭康
成之所從出承流宣化者宜何如哉廟學在翼之隅學之所在道
之所在也道何嘗有污隆學之廢興則存乎其人世祖聖德神功
文武皇帝受尊號之歲前州悴林鶻爲修復之郡博士劉世傑碑
記其事甚詳距延祐甲寅百一十四甲子矣今監州下車之初亦

旣莫謁顧瞻殿宇傾圯腐敗僅蔽風雨殆不能朝夕薦獻之所旣

陋且隘則何以稱大邦君之居乎一日謀諸僚佐咸出已俸方次第營葺之膠西高密卽墨三屬縣泊耆宿冷禎鄉三老之屬迭爲伙助積楮幣四萬有奇前大成門逶紆回不能旋車東廡逼近民屋計錢爲萬二千六百買地廣袤十有一尋主膠西簿孔氏五十四代孫思迪實董茲役爲正殿爲口爲門爲獻幕幾五十楹傲三聖人像七十二賢二十四大儒從祀十儒翔以捏壘爲之又鑿池以象泮宮之制經始於是歲改元之正月落成於秋七月四日礪石旣具佯來京師介監察御史郡人王玆國子助教李泰求鄆文以爲記監州畏兀人小字燕帖木而倅尙傑喬汝楫判官陳忠愿從事李泰儒學正林誠監州勇於爲善其監是學也每以身先之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七

嘗謂人曰興修之際苟費用不足吾將罄家貲以繼之其志在於必成而後已親仁善鄰聞監州之風亦當知所勸耳乃父撞兀亦嘗監是州云是年七月吉日記碑在今治文廟大成門劉賡李之紹元史並有傳記所書銜並與傳合賡傳云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記稱林鶚修廟劉世傑撰文當在至元三十一年今其碑不可得矣甲寅乃延祐元年時廟尙在西城而碑在此者明建廟後遷之耳重修廟學記後敘泰定改元三月有三日祀三皇前一日戊子本州監州普顏不花公入廟省牲時尙早僚屬未至坐西廡下若拙在側公曰文廟之制前監州燕帖木而之爲也公於斯役盡心與力朝夕於是七閱月而成殿廡及門若干楹壘三

聖人七十二賢二十四大儒從祀十儒之像刻學士劉公之文石未就公去遂棄之路左今十二年矣恐公之功勩久而後失之也欲移斯石於庭而立之使來者觀之不惟彰公之美而亦知夫興剏之由也子爲序刻諸背若拙應曰諾書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夫燕帖木而興蓋已備所欠者一記石耳今公汲汲而爲樹之能成已廢之功不掩人之善如此與夫媚嫉而惡之者豈可同日而語伏念聖朝受命用諸色目掌握諸司其聽斷曲直分別是非雖吏人文士不及也以此知普顏公之賢蓋天性然也公與知州同知州判并諸僚吏同心協力行事之際以身先之凡有動作且夕親臨不憚劬勞期於必成而已事事皆然豈特此石而已哉膠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八

州儒學學正孫若拙序後書泰定元年九月吏目孫輝司吏呂用等六人將仕郎益都路膠州判官命安承務郎益都路同知膠州事莫文淵奉議大夫益都路膠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王侑忠翊校尉益都路膠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普顏不花立

加封孔子碑碑分兩截上截加封詔下截碑文俱正書無書人名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張起巖撰並篆額額失去標題十字皇元加封至聖文宣王碑文曰道原於天理則根於人心天生聖人以明乎此也故唐虞夏商周之闕則知二帝三王周公之所傳初不外是至於祖述憲章而於闕繩然後知吾夫子之

道爲至後之學者尊之以爲先聖有國之君推崇封贈不一而足固宜然也宋加文宣曰至聖時以爲能尊儒術是□□然慶歷開郡縣方有學始講正其禮下有司則猶未備也洪惟皇元以文德化天下祖宗肇迹朔方首詔燕都卽孔子廟立學蓋與過魯致祠者有默契焉聖聖相承興崇學校明教養之法建學京師徧及寓縣成德達材以需拔擢垂爲彝典迨至武宗仁惠宣孝皇帝嗣服之初褒封先聖冠以大成之號臨遣使者以太牢告祠闕里中外欣欣以爲褒崇之典稱謂之當情文之實於是爲備仁宗皇帝以宋周敦頤而下九儒暨先正許文正公衡列諸從祀一新科舉進胄子入仕階百官胥吏參用文士以廣取士之路今皇上踐祚制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九

科舉貢試如舊典章文物蔚然煥然太平之盛於斯見之士子彬彬咸知嚮學矣先是僉浙西廉訪司事臣吳舉言大成加封詔文宜下郡縣立石垂示悠久後十有五年至治壬戌膠州守臣達魯花赤普顏不花知州劉慶甫同知莫文淵州判趙景廉暨學正朱郁相與闕齊故禮義鄉膠爲齊之望郡茲獨闕焉其何以祇承德意風厲學者亟命伐石以讐遣教諭王思溫致書贄走京師丐文謹歲月□□起巖蓋嘗備員胄監之屬其於昭代崇文右學鋪張揚厲職也謹按膠東在春秋時爲介實附庸國漢爲黔陬縣隋置縣曰膠西隸高密郡宋爲臨海軍節度治所今州治闕曰卽墨卽

古夷國漢不其縣也曰高密是爲萊夷維闕名賢接踵餘風未遠

越在內地去邦畿伊邇德澤之所涵濡其於嚮方當何如也今典郡得人能以承宣爲任矧理之在人心初未嘗民學者其益思勉勉循循相觀以善以趨正闕以造光大高明之域臨之在上法固可見取諸近則晏平仲庸生鄭康成臨之在上則先聖先師期於生不虛生學爲有用之學以收儒者之效以成聖朝樂育之美是則郡長貳之所期望也請書所言於石以俟來者云上列闕復加封制辭學者多傳誦今不錄張起巖爲延祐二年進士第一人元史有傳云博學有文善篆隸碑結銜與所云冑監之屬及序朝廷推崇先聖皆與史合而文亦典核可誦意重加封而並及科舉等事無非崇儒之意也撰文在至治二年立碑在泰定元年陰書州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十

縣官銜名多泐所存者有益都路膠州達魯闕益都路膠州知州

兼闕務郎益都路同闕仕郎益都路闕益都路膠州吏目闕副尉

益都路膠西縣達魯花赤兼管闕務郎益都路膠西縣尹兼管本

縣諸軍闕從仕郎益都路膠西縣主簿闕益都路梁鄉鎮巡檢闕

益都路卽墨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闕益都路卽墨縣尹兼管

本縣諸闕佐郎益都路卽墨縣主簿闕益都路卽墨縣尉闕益都

路移風寨巡檢闕佐郎益都路高密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

闕益都路高密縣尹兼管本縣諸軍闕尉益都路高密縣主簿孫

闕益都路高密縣尉闕膠州學正闕碑在大成門外迤西蓋與前

碑一時移來者

樂氏顯親碑在治西十五里貢家疇翰林國史院編修章嘉撰膠西縣尹王郁正書至簿姬直方篆至正二年樂克敬立石敘樂氏先世可備掌故云

詳選舉表

重修洪福寺記至正六年九月立石學正韓伯昌撰生員賈亨行書寺在南關石在寺記頗簡云寺已歷年疎漏欲摧有運判燕赤不花勸緣教授嚴仲良僧田智成懇啟虔誠不日成之後書士夫並州縣官銜名

詳職官表

崇福大藏碑至正十一年博平縣尹楊居敬撰前知州柴本立篆額僧惠琳正書廣通立石額為砌建十方崇福大藏碑記十字碑在治西二十里寺內今名講經寺記云廣通昌樂李氏失母出家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金石

七

入都賜號廣惠通辨大師至膠東郭公等施地因立寺有經文三藏及畫五十三參十六尊者今皆無存矣末與陰及兩側列州縣官與鄉官銜名餘多某相公某社長幾哥幾姐等又有水陸院某提點太微姓某提舉地名有馬家莊宮家莊多宮姓戰魯莊多魯姓及戰姓孝苑祖邨東西杜邨苑家會苑家莊多苑姓皆附近邨也陰額題宗派之圖四字地段在其下左側又有崇禎年千戶所匡乾數字似後人增鐫乎

明金石

明堂詩云

城隍誥命碑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

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口神口有其舉之承惟膠州城隍之神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之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州城靈祀攸主

口封口鑿察司民城隍靈佑俟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鑿於州政享此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夏五月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建修元天上帝碑記略曰元帝之道於穆不已贊天地之化育而

有補於世教者也福善禍淫有若影響助揚威武陰翊王化憫天下之亂而欲易亂以爲治悼天下之禍而欲轉禍以爲福此天真之神妙而不可名言也今戶侯匡時濟等謂諸僚屬曰洪惟聖朝奉天承運以撫華夷感神之惠佑護生民奠安中外敕命大臣建修口口宮觀禦守口城且膠地介葛盧之故墟漢之膠東國也其俗淳樸其地沃壤環山帶河實中原之要會也儒雅則有庸生王吉鄭康成功烈則有晏嬰婁敬張華之遺跡第恐水賊倭寇不時舉發故遠託神庇興起善心於永樂癸卯夏五月經營量度於城北樓規畫基址可搆行祠各捐俸以襄其事

按州地屬秦楚之際膠東地而不屬漢膠

東國舊志誤載膠東國沿此

後書洪熙元年夏季月膠州儒學學正岳崇武德

將軍膠州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匡時濟奉訓大夫膠州知州闔珪
李哲

重修城隍廟碑記略曰郡邑之祀城隍廟神以其能捍災禦患而

庇佑一方之民也膠州舊有城隍祠在城外西隅國朝洪武二年

知州張恭所建時營創之初規制未備浙之錢塘關經發身科目

成化庚寅來知州事關時則有若同知劉君顯判官朱君煥咸同

心協力而贊襄厥美膠州儒學學正武川吳勤撰訓導李實篆額

成化歲次己亥冬十一月吉日按是時知州係毛智

重修靈山衛學記文曰靈山衛距膠州之南九十里左右皆崇山

其南一望無際者海也有山湧出其間儼若翠屏天開者靈山也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衛因山而名嘗試登城以望則層巒巨浸周迴環抱煙雲出沒波

濤浩渺漁邨樵塢歷歷如畫圖然衛之有學昉於正統之初閱歲

滋久頽敗不支補苴罅漏雖有其人徹而新之者若有所待宏治

改元戊申之歲憲副西蜀趙公名鶴齡廬州衛人奉璽書巡察海道駐節

於茲展謁之頃顧瞻興嘆曰學校人才所自出而敝陋若此非所

以尊聖道敦化原也宜有以作新之但錢非天雨安所出乎至膠

乃謀諸郡守獻陵魯侯凱侯曰靈山在膠封內而學校又守分內

事卽躬詣而經營之仍倡率捐錢若干緡屬節判卽州京兆趙侯

欽董其役於是伐木於靈山採石於峒嶺乃作大成殿東西廡戟

門靈星門以開計者二十有一靈星門則以石焉復作明倫堂東

西齋講堂號房以聞計者二十有三正殿則肖聖賢之像而藻飾之東西從祀諸賢則以木主階陛門垣黝堊丹漆以序以整而後學宮之制視前始於是年之春落成於明年之冬僉謂憲副公之嘉績來學者深不可無述以貽永久於是攝學事平度司訓洛陽李君炎命其弟子嚴和來徵文刻諸麗牲之石惟昔三代之盛文事武備皆出於學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歧文武爲二哉世降教弛士無全才徒見夫被堅執銳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師也衛之不可以無學如此我朝建學於衛蓋欲比隆三代陋漢宋而不居也靈山昔爲屯壘其俗尙武人才未聞近年來士知尙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古

學俗漸歸雅非由地之有學學之有教而然歟矧夫地靈則人傑山川闔蓄其靈秀於昔必將發洩於今而豪傑鍾之壘出於其間而又遇賢憲副篤意興學賢郡守克相其成俾學校煥然一新見者爲之改觀諸士游歌於茲亦當自思曰學旣新矣使德業未新伊誰咎耶由是皆激昂奮迅黽勉修爲洗濯其舊見刮磨其舊習節必忠孝才必文武出而見用平居則以禮樂陶吾情我知如子游之在武城一遇四郊有警尙如范文公胸中甲兵西羌破膽使議者咸曰是爲靈山之產乃無忝山川之靈無負朝廷建學之意而作新激勵之功不歸諸憲副公乎愚記其興修之本末敢以是

爲諸子告宏治二年鄆人宋漢撰膠州知州魯凱立石

重建大成殿碑記文曰天下有府若州縣卽有學皆以爲風化設也夫縣之置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况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頽而敝矣人見其敝必指爲守令事曰曷不葺而新之爲守令者有獄訟之決剖糧餉之徵輸徭役之調發畜產之孳收其事盈乎前日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係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爲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饑饉之薦臻歲有不虞眞無暇而爲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五

之則爲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人之罪也膠屬萊州府有學創於金承安閒增修於元至元末重修於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敝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宏治丁巳州守曹君暲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於茲始至入學謁廟觀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則我矣他日卽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饑莩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於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鄰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材物所出卽境內勞艾二山伐山鑿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間

以充梁棟之用名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廡齋厨亦增於舊合若干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於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遍植嘉樹辛酉八月功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禮備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誦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珺具述其事來請余於君爲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茲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爲州守旣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政於斯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六

講學於斯仰瞻於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爲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默喻而已

按舊志以孔廟爲金承安

年建元至元重修本此

前書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掌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

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長洲吳寬換賜進士第中順大夫

湖廣按察司副使前江西道監察御史郡人宋漢書賜進士第文

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郡人匡翼之篆後書賜進士第奉直大夫

膠州知州曹嵩儒林郎同知梁山儒學訓導田厚常倫徐禎從仕

郎判官白思溫苑寬吏目梁鈺大明宏治十有七年歲次甲子夏

五月立石陰列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陽武侯辭倫賜進士第承

事郎大理寺左評事姜周輔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匡允定汪林揚

輔副千戶儲清劉潔朱桓胡翰致仕官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工部
郎中韓紳承直郎南京刑部主事彭瓚知縣張顯何琮冷襲主簿
王和司獄王文推官張正學吏目韓景訓導王濟閩官趙臻判官
藥鴻宋秀典史薛鐸張璇驛丞冷智見任官知州蕭鶚教諭鄧中
和林方通判冷祿王相知縣張勉學王憲教授宋達奉祀官藥鷄
張顥訓導崔瑄王春劉嵩張嵩舉人高迪趙從龍監生張翕管清
楊佐王淮秦廷輔秦浦守禦千戶所百戶張浩朱浚陸興談經王
信黃凱郝繼光魏瀛吳亮丁宏本州屬官石河場大使胡斐文副
使李嵩稅課局大使張清本州倉大使趙鳳醫學典科姜達陰陽
典術高宴義官匡直之等十六人生員鄧中慶等一百四十八人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七

尙賢祠碑記略曰尙賢祠祀膠之先哲暨先名宦其行義足爲矜
式可以風動乎後進於焉尙其賢而祀之蓋有功烈於民於國在
祭法所必祀也矧有關於風教可以不祀乎是以義而祀之也予
承乏於膠顧惟謏薄於事神治民之道恆兢兢無敢怠荒故於序
序之殿廡門牆陋而做者旣撤而新之矣慨夫膠之先哲暨先名
宦無文未秩而何以風動乎後進爰謀諸膠之四三鉅公暨合郡
文學相與夷考其行稽之志質之史可以義而祀者得二十有三
人焉在秦曰柏欄將軍在漢曰蓋公曰庸生曰婁公敬曰王公成
曰吳公祐在金曰房公周卿在勝國曰林公鶚曰柴公本立曰脫
歡公曰張公緝曰張公復初在皇朝曰文公敏曰仇公鎮曰董公

竊曰王公振宗曰張公紳曰楊公可久曰殷公哲曰薛公祿曰崔公衍曰李公綱曰韓公福之數公者或以言悟主或以身殉國或孝能悅親或忠能急君或文可表世或澤被生民或有功文教皆誦法聖人者也皆後進所當尙而親炙之者也皆無愧於祭法而不可以不祀者也乃於學宮戟門之右構祠合而祀之落成之日凡同志者其景仰向進之心淳淳如也真有益於風教哉禮旣成僉謂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善弗傳茲旣祀矣不有述焉吾恐其歷歲滋久將蕪穢漸泯矣其如祀何嗚呼義乃人心之同然也予旣以義而起之彼後之君子於茲蓋有甚於予者復何疑前書賜進士奉直大夫膠州知州姑蘇曹暲撰賜進士中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六

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郡人宋漢書登仕郎直隸山陽縣主簿郡人王和篆後書儒林郎膠州同知梁山從仕郎判官白思溫苑寬將仕郎吏目梁鈺儒學訓導常倫徐禎宏治十七年甲子冬月立石

觀廟學落成詩并跋石刻宦跡東西類轉蓬歸閑老眼閱奇功三朝殿廡經新廣數仞門牆比舊崇絃誦洋洋草聖化時髦濟濟亮天工於皇有此伊誰致思樂興歌與古同休致初歸事未遑拜觀殿廡作吾庠規模舊已鄙三世輪奐新來耀四方聖表帝王尊有像賢分公伯祀無疆成功悉是勤勞守紀向斯詩令不忘吾膠庠舊廟欲傾且隘建於皇統末徙於延祐初金嶽廟元假爲文廟迄

今三百六十年來守者弗克振作和自戊辰遊庠丁酉應貢每嘗
咨嗟及乙卯簿山陽己未調肥鄉尤常慨念屢請庚申始放歸居
西石橋南街常簡靜介持不屑俗務值興至但遊閱郊郭詩卷自
樂越甲子和年六十八適州守曹公營作落成觀其雄偉妍麗加
舊數倍因喜甚謹賦詩二律以永其功刻諸石云後書宏治甲子
仲冬十七日王石溪德春識

膠東八景詩刻序膠古名郡也舊志卽景原有八題曰文廟松風
雙井神泉庸生古廟雙女高塚雲溪晚釣慈雲曉鐘唐港秋潮石
橋夜笛然膠之山水奇秀文獻古蹟可歌可咏者固不止此觀者

多興慨焉愚於歷覽之餘過不自揣更拈出八題各勉成近體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九

章曰膠河澄月珠嶺飛雲柏欄忠義介根古蹟石耳獻奇天澤昭
應鐵樞樵歌麻灣漁樂欲丐達人碩士相與詠歌之以擴未盡之
意以侈茲郡之盛但意拙詞俚見者幸教之而弗哂焉蘇臺曹景

書詩不
具錄

重修城隍廟記石刻後書奉訓大夫知膠州事邱鳳來撰同知劉
學判官王道吏目許謙儒學訓導丁進祿守禦千戶所掌印千戶
胡九臯汪文煥楊璋匡天倫李釗劉希堯儲輔耆民周英嘉靖八
年秋月立石

重修城隍廟碑文曰膠之城隍有廟舊矣神維靈佑侯奠茲土一
方保障百禳毛血雖愚夫婦月致楮鏹燎而拜祝知神爲司口造

命福物尊而親威而愛少而習見長而安不教而恭敬故陽亢以
零疚以祈瘳喪以訃嫌以決於戲維神之靈休哉廟以綏之修以
飭之供祠者咸樂有所庇情歎迄於今不衰已酉春將軍北回祇
恭祈事伏謁仰風簷之瓦解俯茅垣之土崩蘿薜驚心蝸鳥動色
呼主持而前議董重役而興葺且曰愚世荷恩守禦東海與神實
爲表裏口初待今員時夢誨之怡以眷慕之懷誘以當官之法易
其字曰關美其號曰金巖瘖而喜喜而質於予心異之以神祐愚
黨而冥明夾輔之功期以勿替口休命爲事銘在肺肝今日增修
之議僕不敢延歸而謀諸耆丈得楊君梅特主役事迺集衆鳩工
構材出資首事風日省試不辭而州之人欣然從之匍匐而輪助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者如縷凡五越月告完廊廟藻文門垣煥炳介泉子趨而賀鄉先
生囑以記之永其德予迺曰考神宮募緣疏託縑黃輩惑世誣民
祈祐幸福茲役也果有於是雜神受皇帝之眷衛我東土固不俟
人之崇奉而兆靈然匡君世族提兵典郡爲斯民表馘穀摠祿神
之歆也久矣而大事孔殷祈祐一方契合冥漠焉者則又非爲身
家便也嗚呼城隍之興廢視郡圉之盛衰郡圉之盛衰視社稷之
危安北口子存大義以圖成忘小利而集事君子之志細人不與
鄉先生曰唯唯因勒諸石以成後事者之德匡君諱天倫字伯仁
守禦所致任正千戶前書膠州庠生介泉趙白璧撰膠州庠生東
涯匡天佑書庠生穆菴王師文篆後書嘉靖二十九年立石

新建海神廟記文曰古哲王之修祀典也祀其有功於民生者祀其有功於宗社者而淫祀弗與也今二氏祠遍天下而崇修二氏之學者亦遍天下豈爲其關於民生乎抑爲其關於宗社乎此巫所謂淫祀也必斥於古哲王之世者也以古哲王之所必斥者而今乃從而崇信之是何□□倒置自失其闕有斯世斯民之責者不闕膠大夫念竹樓君蓋憂之獨深者也嘗語二三僚佐曰天子以治民事神之責畀之守土之臣有是治民事神之責必期於無負天子之命而別邪正以一人心闕按州之境其廟祀之氏者不下數十焉於祀海之典獨缺□□不可以觀人心乎闕本無以□其所□□非守臣責耶於是糾工庀材剪萊闢土闕後□□遠闕廟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之原額田數畝以飯守者使無失所□猶懼其歲久則易湮也□勒之石焉以圖不毀令予記之□□天下之闕人心闕邪正之機□兆於□之好惡晉人好老莊而五胡亂華宋儒好佛氏而元人入主中國蓋人心一有不正則百神得以入之其勢必然斯闕於州之南境使膠之人知土之所好者不在彼而在此庶乎膠之人所崇信者亦在此而不在彼也是崇正祀乃所以別淫祠別淫祠乃所以正人心也信乎大夫之憂爲獨深也凡今之人可以無大夫之憂而可以無予之記也於是乎勒之石以告天下後世凡有治民事神之責者前書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河閒府事前戶部郎中郡人鑑塘紀五常撰中順大夫知岳州府事郡人玉峯李元

芳篆額丙子科鄉進士郡人仰嵩張汝元書丹後書萬歷七年己卯賜進士第奉直大夫知膠州事前刑部主事念竹樓楹中勒石增修廟學記文曰膠郡廟學郡伯李公所增修而完美者也是郡蓋古膠西漢董仲舒宋蘇長公所文治之地至金邑簿房周卿建大成殿於治之東南隅迨我朝列聖廟學益爲廓增至嘉靖丙午靈寶楊公復易民間鄰學地改儒學門於廟右置各官舍於廟左是科得中式者五繼兩榜而掄魁者四相沿科第輩出說者謂楊公開啟賢科之功居多恨未有片石以紀其盛迺今歲久大殿脊簷脫落廡祠傾圯明倫堂偏於隘巷巽門廠無柵欄甚至齋房鑿爲酒肆宮牆穿爲便途而官舍不做風雨張郡博始塞橫衢巷實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蘇府丞重構明倫堂荆敬一亭於堂後起奎星樓於巽方殿廡齋垣等尙未完美也癸丑春尙孝廉署膠庠與二三同寅考訂先賢位次而州牧孫公會年丈僉憲匡公鐸佐二千金樹門屏立柵欄修名宦鄉賢二祠公蓋先鄉賢廉憲公後也時孫公以才轉曹州去幸而襟岳李公自洧川擢來守膠方公任洧川時典學育才業有賢聲及守膠剔宿蠹鋤巨猾濟時艱甦民瘠尊臥碑以範士習崇禮俗以正人心顧瞻廟廡齋房宮牆等多殘闕少完美俯而思曰嘻廟以依神學以儲俊烏可弗完且美也於是申畫示勸庀材鳩工役不於民而以隸胥費不於公而以俸金先大殿次兩廡次

戟門次頰宮次靈星門西遞學門以內如堂如齋埽其廢者而新

之相其墮者補葺之舉向所穿墉鑿肆者悉釐正之且曰吾正欲完美此廟學也胡容穿鑿爲輒易土爲輒輒費數萬計準初製之延袤而南北如一壁立數仞不三月而閭左無擾公帑無費役不爲勞民不稱厲聲色不動而廟巍然而學森然奕奕煌煌燭爛奪目夔爲境內偉觀復議改名官鄉賢二祠於啟聖祠前造諸官舍於齋堂後奎星樓以次整飭洵明興未有之營繕卽先代董蘇之文治不少遜焉名雖修舊功倍創始已膠庠師生咸謁予請曰廟學完矣美矣先神依於斯賢科儲於斯一時章縫沐浴道化被服訓養思報完美之功於不替謂予典在銓曹陟公上考慶得循良而以知公者屬予也予何吝紀之貞珉以垂不朽耶乃原廟學以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告於膠人有聞董蘇之風而興者曰此李公之功也公諱尙志別

號襟岳順天人登萬歷庚子科鄉進士

善志以州爲漢膠西地本此

前書賜進

士第資政大夫北京吏部尙書前南京吏部尙書北京刑部尙書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東萊趙煥撰文賜進士第朝議大夫資治少

尹國子監祭酒經筵講官前左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讀學士卽

墨周如砥書丹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

郡人高鏘篆額後書奉直大夫膠州知州李尙志儒林郎同知諱

三才徵仕郎判官姜文煥吏目楊文煥文林郎前署儒學事尙三

策學正李如桂訓導刁學伊陳九遷衣應運蔣勤耆民李灼然監

造增生鄒國儒摹勒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冬月立陰書鄉進士戶

部清吏司主事張汝元賜進士第大理寺右評事趙任敕封中書舍人高夢說賜進士第中書舍人高宏圖安陽縣縣丞姜維稷武英殿中書姜元春乾州知州王楫大寧縣知縣馬如龍礪山縣知縣高翰南寧府經歷宋有慶青城教諭周卜世光祿寺監事趙佐
□問所理問朱特熙附例袁允昌遊擊將軍楊世美膠州所掌印正千戶匡萬里邊操正千戶汪應選佐貳百戶張所蘊京操百戶韓甲三科武舉鎮撫趙佑鴻臚寺序班趙伸三科武舉把總官匡宏訓闔學生員廩生上國光等二十七人增生崔一鳳等三十人附生高師說等百四十二人奉祀生匡隆督工孝官冷國治

重修聖殿記略曰膠西守松滋向君諱君化號相君天啟癸亥冬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奉命來守是邦會東土有警糧餉告匱公蚤夜調劑越二載政平事理將以其成質之天子適覃恩沾榮二親晉秩拜命次日釋奠先師見宮牆傾圯太息曰自以文章飾吏治得君榮親聖澤之淪濡深矣修葺之責非異人任乃捐俸金若干以供其事經始落成不日而煥然改觀焉八月上丁有事明禋益虔裸獻益肅駿奔雖離乎禮樂之益輝煌則向大夫之是舉眞足以昭格聖靈而開宏文化也一時襄其謀者則原任司訓畢得□梁任大崔良能新任學正李永訓孔□賓黃一鳳鳩工課程則州倅周闕其捐金共濟

則鄉紳主事張汝元于從政副使高鏘侍郎高宏圖參政郭竹徵給事中宋可久知州郭鄒知縣高瀚姜士佐光祿寺署正趙佐總

兵趙佑參將談震采舉人袁允隆趙俱高宏教貢士楊譽張法致張志定高念茲監生高淳袁允昌至於躬親督率補其不足則有該諸生賢勞相助也例得並勒之石以誌不朽時崇禎十年歲次丁丑正月既望之吉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給事中東萊張孔教撰

國朝金石

重修北城真武廟碑記文曰膠城方三里闢東西南三門門各有樓其北則建真武廟鎮焉廟創於明洪熙閒蓋先千戶所州城廢因移以爲治者也歷三百年廟屋材朽至

國朝康熙戊申罹地震災凡城垣雉堞官舍民廬咸就傾圮而廟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遂同諸門樓一時頽壞予於庚戌之冬來守茲土登殘垣而周望形勢膠雖彈丸孤擎海口上縮天津之鎖鑰下扼江淮之咽喉亘數百里以襟帶三州聯二屬邑而獨當一面籌國者議移沂鎮一軍用資彈壓非不知斥鹵邊隅芻蕘弗備誠見夫洋洋東海浩渺蒼茫不得不屯聚重兵以紓緩急所藉者惟金湯之固是城何可不亟議請修城修則廟與樓漸次可復昔日之觀矣因繕文屢請而內府金錢方煩仰屋且通都大邑修葺未興無暇爲一邑計子慮雨雪一侵砉然將解乃乘農隙傭工徒分版授築親畚鍤而餽食之土墉稍堅已力盡氣索將伯助予烝也無戎亦無暇爲一廟計而膠紳方伯宋公時陳臬西川萬里郵筒寓書於長君世遠捐

資重修鳩工庀材不日而成丹雘錯施金碧搖映神像法幢煥然
聿新漆几華燈爍列咸備鼓鐘達遠不啻考無射而伐靈鼉予於
其落成之日偕僚屬登焉憑高遐覽不禁慨然曰壯哉北則天柱
之來蜿蜒起伏其昔時祀月之所乎南望汪洋驚風怒濤蒼煙浮
島綴雙珠而砥鐵樞洵稱大觀左顧東勞層嵐疊嶂吐景流霞恍
惚萬狀其中或尙有隱君子焉西眺琅邪在遙青落照閒實有懷
夫蘇子超然之遺蹤膠之形勝觀止矣予因是而歎宋公之明德
爲無窮也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又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公
之清風惠澤徧海內今者化行西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美

命公承宣德意於百粵屹然爲東南萬里長城行見題名屏展銘
勳鼎鐘而先推公綢繆桑土敬共明神之意因爲記而勒之石康
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十月知膠州事三韓孫蘊韜撰
膠州知州趙公墓思碑後敘略曰趙公諱民善字化字遼東人來
治膠歷十載民沐其膏澤
朝廷鑒其廉善陞太守以民逋三千金無力自完求資於江南友
人遂以跋涉之勞沒於江止膠民復輻之歸創廟於城隍殿左謂
公生而神明歲祀不輟歷今二十餘年不能忘也乙丑冬再祀或
曰公治膠無大異政沒而思思且慕久且不忘者何也曰公來膠
適乘叛逆之後焚掠支離公亟旋定奠室家處之言之曷能忘之

曰愈於屠民而濺血於巷者也無大異也曰東海寇發大兵四集
大家小家牛車不前公單騎賚散民怨不興輸之直之曷能忘之
曰愈於殺民以媚戎者也無大異也曰國賦煩冗富者樂輸貧者
載逋公別其賢否而不盡之法勞之剔之曷能忘之曰愈於捨克
之求自勝者也無大異也曰諸生固繼敬曰庸沈之風而下士以
禮塾之序之曷能忘之曰愈於荒而鞠爲茂草者也無大異也曰
兵戎未靖民休於市夙夜著絲於苧車飲之食之曷能忘之曰愈
於狐威而束溼者也無大異也曰東逋肆虐茶及縉紳公曰檄而
爭翼之懷之曷能忘之曰愈於賈禍而尸其惠者也無大異也曰
然吾聞之好名者徒木好利者繭絲公施諸政實洽愷悌深其憂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患同其始終□無所爲而爲之而民亦未之或知也此民之所以
沒而思思且慕歷二十餘年如一日者也駿奔悽愴洞洞乎其若
思也漆漆乎其若慕也渺渺乎予懷之終不能去也諸君子或泣
或悲或太息予乃掇其言而勒之石載登歌曰拒艾帆帆墨水洋
洋棟梅雲白木落霜黃瞻之丹曰挹之繡裳酌以杜酒黍稷馨香
愜悽咽鳴鐘鼓煌煌素車白馬彷彿翱翔於戲賢大夫之終莫能
忘前正書

其

資

否

而

不

盡

之

悲

怨

之

思

之

思

之

思

之

思

之

思

之

皇清詔封奉直大夫膠州知州陞衡州府知府趙公廟慕思碑後
書治黃山逸史法若真頓首揆談延立書丹李天潤鐫字次列鄉
紳光祿寺寺丞張應桂廣西提舉道王如辰進士趙泰旌舉人張

宿耀貢士高國燾官生宋世耀闔學談元立鄉耆傅廷豹等十二人康熙二十五年立

後學田碑記略曰州學在國之陽入鎮海門者先宮牆而後至有司治所古人用意有緩急哉學舍有田皆以優給師儒也口學舍國初時版口僅存於司收而地割於兼并稅雜稅民庸勾考簿書則學有田籍覈出納則學實無田蓋五十年

天子崇道右文百辟俱興首倡復學田者爲大參丁公七邑承風爭自檢校而稱是職者又得學正魏公訓導沈公履其疆畝佃租之數瞭然則敬以請之前刺史張公張公者蜀進士也嘉其意而免其闕壹拾陸頃柒拾畝玖分肆釐坐落行上柏欄人榮古鎮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啟正五社內除口賦錢銀貳拾肆兩玖錢壹分闕不志於道者

弗濫予也法良而意厚蓋隱然儒者之措置王政之遺風歟是役也往復參驗上下闕考訂以訖於成則有如廩生匡曰浚于之趨

高于呵王國祿前書特名五經異才進士出身累晉通奉大夫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前翰林院編修法若眞賜進士出身光

祿寺寺丞前翰林院編修張應桂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王懿篆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提督福建通省學政按察司副

使高曰聰書丹後書陞膠州知州張象翀四川安岳人現任膠州知州孫文光浙江餘姚人學正魏尊光曹縣人州同闕訓導沈濬

吏目葉其綦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七月勒立

膠州紳士鄉民人等公建龔使君長生祿位祠記石刻文曰今龔使君且以尙書郎去矣使君莅膠八稔不爲赫赫名優柔涵濡與民休息民亦相忘於江湖之闊不知使君之大有造於膠也一旦秩晉卿曹始皇皇焉若有所失曰孰使我追呼不聞而廩庾不竭於稱貸乎孰使我逮繫不煩而獄訟不困於胥役乎孰使我商安於市卒安於伍而喧譁競謀不驚閭左乎蓋膠之不遑寧處久矣瀕海瘠郡近雜五方名累於贏饒而俗倣於雀鼠樸者無全身之策豐者無土著之謀殆搖搖焉莫有定居矣今而縉紳之族故業以完焉學校之中絃歌無間焉閭里之中田連阡陌馬牛絡繹焉而骨肉族黨不傷於角牙軍民市肆咸安於樂利焉夫乃今知使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完

君之寓撫字於催科施禮教於律令借倉粟以濟餉寬稅課以通商其利我膠者爲無窮也夫乃今知甲申大祲後民氣方囂囂焉未有所定而使君之還定安集於無形者爲莫可測也蓋使君固嘗佐郡寧海擅發倉粟活飢民數萬至今飲食尸祝之及莅膠清正居心仁慈馭物惠政不可枚舉以視桐鄉奉嘗之愛何多讓焉今且以尙書郎去矣雖他日以名卿撫二東猶可竹馬以迎而今乃不能臥轅以畱矣故於其去也相與肖像而瞻依之因記其實政而刻諸石使君浙江仁和縣人諱大良字樸菴原任膠州知州今陞員外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立又有膠營兵目公建生

祠頌南卽啟升等公建生祠頌二石刻不具錄

重修小橋隄岸記文曰膠濱於海故三江兩湖八閩之商咸以其貨絳浮舶泛而來居集乎東關之市屢牙傭販負資貨爲利者與附郭衆庶日往返絡繹熙熙然南門以外而小橋北岸實爲周道橫當其衝橋跨雲溪其來已久溪漲則齧噬其岸崩潰湫隘居者虞傾行者恐墜丁亥之歲蘇商仰蘭生爾芳慨然捐資焮以甌甑享其利者十年矣近復圯塌仰君且歸不謂其得之傳聞者利濟倍切於懷也爲計捍流固隄非石不可於是託膠之太學生李君褒齡督其工與其鄉親吳君士龍夏君珏者共治之期於勞永逸不惜其費李君於三月十六鳩工五月初八告成挖淤下石奠塞堅牢雖飲食不敢離次是以功速而其利百倍於前計石隄長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可丈許爲日五十有二其費則錢六十餘萬緡也悉仰君自捐者州人士觀感而興醵錢三十餘萬緡並新小橋亦賴李君以成噫此仰君之德化也歟夫商人越江浮海不避險阻孳孳其利耳錙銖雖細難免於較若異鄉水土之患偶爾經涉會何與於己乃存心利物不恤先後數百金如仰君者蓋亦鮮矣又况千餘里外代謀長久而託必得人不可不難乎此歸震川記趙段圯隄所謂事小而不可不書者也是爲記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邑人王紘撰重修文廟碑記略曰今熙熙然南門以外而小橋北岸實爲周道

上御極之五十年甲午夏予自泰州移守膠西釋奠後卽考其創建之始與夫興廢之由披閱志書僅見故明學士吳公諱寬者

碑記一篇靈友翁來山想亦推觀言猶難萬志感難感本柱土田
國朝則學正趙君諱秉正者有重修祠廡緣引俱不敘其始末我
皇上崇儒右文親祀孔子發數士萬帑金重修曲阜聖廟復頒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舉天下之學宮無不光被傳習道商文師更
聖澤迨歷年久遠廟貌不嚴凡有地方臣子之職者固宜隨時修
葺但予自莅膠三屆修船兩值軍需去歲運米出塞往返數千里
蓋五年來無歲無公事今歲夏秋大雨之後兼以颶風拔樹掀屋
聖殿傾圮因而籌畫捐資自閏八月十有三日迄於重陽工竣學
博李君昭趙君子蕃請予爲之記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孟冬奉直
大夫知膠州事靜海高澤寰撰又一碑乃膠州學正李昭訓導趙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于蕃撰文闔學周肇涑高錚符等公立不具錄五重修天妃廟碑記略曰以海之險貢艘商舶之所通而無颶風蛟
浪之恐者惟神是憑而其最靈曰天妃宋迄元明聖治翔洽蠻裔
向風海波不揚而百靈順厥典更加春秋命有司祭於其宮膠州
海口當南北關無何盛衰消息之間傾頽若是爰有商賈恢營舊
址殿宇鼎新再採蘋蘩益隆香火關亦貸千金止以二十五畝償
之神以退地恤商之義鳴諸當事商以垂永久廟僧暨商及紳丐
予文勒石予曰惟神靈應滄波迺平扶餘諸服朝於闕廷帆檣鱗
鱗獻燄獻寶我書麟獻燄獻寶我書

皇懷柔百靈式從珠山膠水紺殿穹窿載薦之蘋載錫之封土田

作供典禮永崇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署膠州事日照縣知縣成永
健撰王於輝仰爾芳等置贍地二十五畝計十六段坐落延家莊
社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夏六月立石

重修城隍廟寢殿碑記文曰古之事神遠而尊今之事神親而褻
然因俗順人與時變動詭不失正其中亦有道焉攷古祀典自天
子建園丘方澤除土爲壇埽地以祭降而諸侯卿士下逮庶人名
嶽廣川五行百祀各以分屬誠通神接焄蒿悽愴洽於冥漠非有
範金雕繪設像惑俗之幻且妄也然自上帝下祇以至百神罔不
歆格無有怨恫三代以後古義寢衰秦祠漢時雜然繁興佛黠老
猾乘閒蝟起琳宮梵刹布滿世界雲龍鳳鶴葆幢鹵簿爵號名字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詭誕百出而祀事濫不可問矣惟鄉有社邑有城隍各從方域以
報其禦災捍患庇民生成之德其制爲近古而於禮爲不悖不得
以後世淫祠擬之者膠之城隍廟其制已久皆受天子錫命晉秩
侯爵春秋享祀載在制典其神甚尊侔於社稷神之祭州牧主之
如古諸侯得各祀其封內山川之義其於禮又甚正神正而尊禮
正而古雖設壇以祭通誠冥漠無不可者而鄉之俗顧不能以無
廟廟更不能以無寢則惑於後世事神之褻民蒙不知士大夫或
知之而不問而自昔牧民之官亦姑因之而不改也歲在丙午予
來守茲土其明年冬十月膠人將謀修其城隍廟寢殿鄭重來告
意思而志誠似非得官主盟莫敢集役則萬姓之命勢且獲罪於

神而不可活者若必執古義破彼錮習於事無益而民志傷矣又念神道設教或可陰借震懼消其澆蕩其於權宜化民未始非法且神無定在生於人心神不血食卽爲餒鬼者生氣不接於人也今合羣情精貫神注積誠所感安知焄蒿悽愴之中神不依此以彷彿來臨耶陰陽日闢氣機日變執此數端衷以人事亦未嘗無說焉於是寢殿成之日撮其義以爲記旣以明因俗爲理不矯不隨之意并告後之通人鉅儒識理道而達治術者庶幾其勿刺謬也歟雍正五年丁未季冬奉直大夫知膠州事洪山黃之瑞撰

奉

旨忠義題名碑忠烈秦柏欄將軍元脫歡明楊京紀懋勳高瀛張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熙高宏圖孝義宋祁暉元張緝劉濬明欒大道冷時泰趙懷慎冷國治王肱高三重姜桃楨趙佐孫必登高嗣呂宋獻璧高景安李繕王斌姜文盛王世道魏詔爵郭環膠趙運昌冷若虛高夢說匡鐸王文焰宋之會張宏範袁學古雍正六年立

重修文廟碑記後書乾隆八年閏四月膠州知州陳端揆

新建珠山書院碑記文曰大小珠山膠之望也對峙州西南巒磴竦秀勢如天闕清淑之氣通重霄而凌溟渤州人士稟厥秀靈自昔多碩學偉材故稱文獻之邦州有學宮而書院未設僅存社學義學名其址亦久廢同館朱君若炳由編修出爲縣令來牧是州旣至謁學宮進諸生而訓之喟然曰造就英才州牧責也不專立

弦誦之所可乎於是諮諏相度得城南宅一區爲易舊觀剏新構
規制宏厥氣象整肅門廡講堂學舍燕寢下及庖湑莫不備具落
成之日以珠山爲州望遂顏曰珠山書院延師主之復爲諸生口
講指畫不倦嘗集其課文以視予予喜而序之後過州治爲登講
堂其師弟子來揖予問荅進退俱彬彬雅有儒者風因嘆山川清淑
之氣固應蔚爲才藪苟非朱君以大雅之才陶冶振起之烏能若
是茲州雖僻處海隅然山川炳靈考之史冊如庸譚公沙穆蔣欽
緒諸公以經術勲業著者代不乏賢典型可卽安見今人之不古
若哉朱君尋移德州擢九江守別予歷下曰所不忘於膠水者此
爾願請作記別後以書來促予旣重其請會代君者周君於智更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以書院經久規條質予予嘉兩君先後爲政俱能知治化之原爰
記其實以報朱君且畀周君鐫石院中俾後人有所考更以勗弦
誦於斯者益砥礪文行異日並爲鄉邦偉人以無忝先哲庶使賢
使君教育人才之意不徒爲緣飾吏治之文具也乾隆十五年分
守登萊青道沈廷芳撰膠州知州朱若炳創建周於智立石
重修張將軍墓碑記文曰我

朝定鼎之初經綸草昧王師征伐不庭順治十年拜檄下膠鎮徵
兵鎮帥海時行驕蹇將士不用命其年八月二十七日駐萊州守
道徐大用親臨督發大閱於演武廳唱名給餉三呼將士不應歸
視平時行時行弗爲戢旗鼓司張將軍思選義形於色橫刀出立

閩臺叱云奴輩反耶何敢爾衆擁上殺思選於臺劫大用及署州
印務推官李煌脅與同反不從皆殺之縱兵大掠將軍家妻妾子
女闔門自焚盡死僕張俊負其幼孤逃去後不知所終膠人合祀
三公於愍忠祠而渴葬將軍於司署之外垣邑乘載將軍事本末
未詳不志爲何許人亦不志墓地所在或云文登人或云延安人
旣不可考司署今夷爲民居孤墳埋沒荒草中無人過問李生柔
木世居土城口司署故地也距將軍墓咫尺自其大父感將軍忠
義嘗歲時具麥飯私祀之胡生錡者志義之士懼其久而湮也與
李生共倡義舉議修將軍墓礱石具文大書深刻永其事謹按功
令凡忠臣義士墳墓在境內者百步內禁其樵牧主者以時修理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墓

將軍孤忠亮節事狀應於旗常不可以無書而兩生韋布儒素乃
能闡發幽微加意於百二十八年死而無後之枯骨尤人所難能
而可貴者皆宜書也是爲記

欽賜大理寺評事辛酉科亞元法坤宏撰甲午科舉人胡湘蘭書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十月高攀琅鐫字兵馬司正指揮法藥生等
捐資

重修學宮記後書膠州知州顧昌運州同李士勳儒學學正尹雲
峙訓導程述程吏目張任超乾隆四十九年夏五月立

新建膠西書院碑文曰爲政之要養與教無異道教民與教士亦
非二端所謂養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無使失業不奪其時而已

至欲化民以成俗必不能家喻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蓋將先其本務而漸以暨之士也者民之耳目也士敦行誼而各矜式其鄉之民涵濡漸漬入之深而持之久親遜成風其以鬪訟干有司者稀矣今

天子乘熙洽之運聲教四訖鼙鼓軒舞凡所爲廣厲學官之路罔不備舉國有太學直省郡邑皆設師儒董率之而學使者以時校士拔其尤儲楨幹之用文治固蒸蒸日上矣顧所部地廣而人衆不得不據文字爲升黜若學校之師隸弟子籍者文武各數百人卽勤慎能舉其職亦往往隔閡不相及惟是書院之設郡邑多有簡諸生之雋異者廩給而督課之親師樂羣幾無異於家塾其意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美

善矣然先生之所以爲教與弟子之所以爲學大抵以工揣摩取青紫爲急而賢司牧亦不得不以騰達者多樂吾育材之著成效而於養賢以及民之指判然不相蒙矣夫古人爲學之道歸於篤行行身之要不外倫常師生朝夕與居則其行可察而知講習相授則其理可隨時爲之勸導固不必屏棄舉業高談性命而立講學之標幟也苟孝弟忠信之行體於身則一家孚之矣一鄉亦化之矣由是而登進任中外之職孝於親者必忠於國友於兄弟者必信於僚友鄉黨親睦者必能子惠萬民而達於政事雖假帖括經義爲進身之階而所爲經世致用之方不待入官而以政學矣且聖人論君子在先行而後從先儒亦云必身體之乃言之親切

而有味制義之文固貴於博綜經史而非於理道實有踐履而鈔襲塗飾以欺世其得於有司者亦倖獲耳東坡先生與姪老佐書曰無使一第之後所學遂爲棄物旨哉斯言可深味也武功張公德潤以名進士久官山左治行清卓爲齊魯之最所莅清平嶧縣養備而教亦興其立書院以課士不惜捐俸不務虛名今莅膠州以珠山書院在城外者爲湫隘爰相度東門爽塏之宅價購繕治榜曰膠西書院州之樂義者輸資恐後付質肆而薄其息以時斂散爲束脯膏火之資其數視他處加豐焉而又爲諸生求人師不但求經師其教也先器識而後文藝其學也藉舉業文字以約之於躬行所以植其體達其用者循序而漸摩之以底於成蓋惟本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化民之意以迪士而乃可推教士之效以成民誠足以仰副

朝廷選舉賢才移易風俗之至意嗚呼董子之儒術庸生之經學皆是邦也予於是爲膠之人額手屬望焉是爲記以鐫諸石其齋廚若干楹經費若干兩支用若干具有冊檔茲不具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舊史官洛南薛宁廷撰膠州知州武功張玉樹立石

重修張忠烈將軍墓記略曰膠州治西里許有祠曰愍忠祀海逆之變死節之臣三人爲萊州守道徐大用署知州萊州推官李煌一則張忠烈將軍思選嘉慶元年丙辰復善由恩縣知縣擢莅茲土下車修祀事州人士僉曰去祠東北行不一里有土城口者將軍墓在焉其旁民居湫隘叢塚錯處久恐湮沒予心識弗忘旋奉

檄塞決河倥偬多故未暇往三年秋乃相與拜將軍之墓而讀其碑碑爲州人故大理評事法君坤宏撰文簡質可據法君博聞好古子以所撰文考之州志與故老傳聞皆不誣蓋距將軍死事時至今幾百五十年矣復善竊謂食

朝廷祿遇禍不顧身此秉節持義之常非有所冀於後而齷齪者方自便其身圖遇小利害輒瑟縮無由自振以視將軍之義不返顧決然爲之者究竟何如乎於是修葺將軍之墓遠其居民遷其旁之叢塚繚以周垣東西長九十有六尺南北半之門西向工閔月告成嗚呼予爲將軍治墓固守土之責亦以愧夫爲人臣而不忠其事者嘉慶四年知膠州事虞城劉復善撰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三

岳州府知府李公祠堂祭田記文曰古者卿大夫建立宗祊采地而外皆受圭田以供普淖其勤勞王家生爲民禦災捍患者則祀爲貴神犧牲薪燎國有司掌之先王所以教民美報也予以嘉慶丙辰奉

命擢刺膠西首謁黉宮及山川風雨諸壇壝卽至李岳州祠堂拜公遺像詢之土人曰前明以備倭故山東創設驛遞二十七所公私煩費百姓苦之後倭寇息而驛遞之擾民如故公首議裁革一時六府士民咸醵金市地建公祠宇迄於今二百有餘年矣予簿書之暇偶檢邑乘得公所作革驛傳議讀之因歎仁人之言爲利誠溥公旣歿而鄉人尸祝之不虛也越數日公裔孫柔木復持公

家傳來謁益悉公之政績及公生平出處大節古人謂盛德必百世祀如公者非其人歟近聞春秋時享土人第掇蘊藻以羞而實鼎倫膚久廢不舉蓋歲時流遷賢吏之寢邱無復有存焉者矣予與紳士合議以城東麻灣社新田五十三畝畀柔木世守之藉地之所入貯爲公祠妥侑之費爰刻諸石俾州人知隴西後冑之得歌楚薺以祀其先非獨其似續之私情蓋藉以慰東國士民之思報公捍患之功德於無窮也公諱元芳號玉峯嘉慶四年歲次己未十一月膠州知州虞城劉復善撰

重修膠西書院碑記略曰膠之泮宮義學社學由來久矣乾隆十四年朱君若炳始建珠山書院甫成而移刺德州繼治者周君於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五

智倡商民捐千金權子母以作膏火此創始者之圖維也歲之甲辰武功張君以書院在城外者爲湫隘爰相度東城內購宅繕治講堂兩廡巍然煥然又勸州之樂義者捐資以廣修脯膏火之費由是膠之士習蒸蒸日上嘉慶癸亥冬予莅任茲土詣講堂課士文章品行斐然可觀但試之則來試畢則去問其故則以齋房狹隘且有漸卽傾圮者乙丑春予捐廉俸四千金令工師度木圻人治墁傾圮者重整之狹隘者擴充之又選董事者附貢生楊相太學生周儒俊李景年陸鳳彩四子者不辭勞瘁經營盡善數月告成俾前賢之功業式廓增美炳耀來茲而膠之人士日登講堂與其師友切磋砥礪以成

國家之楨幹此則予之志也夫嘉慶十年八月膠州知州長白愛星阿立
重修海神廟碑記文曰古有海之祀與嶽瀆並重舜典六宗魯祀三望先儒之說海皆居一膠城南里許舊有海神廟者二百餘年前海水至其地今徙而南且二十里桑田揚塵其信然歟廟有碑文漫滅不可識猶有歲月爲前明萬歷七年建造歲久傾圮廟之道士尤無賴故廟之毀日甚予莅是邦欲理新之州之人咸樂輸是役廟左又有地藏菴三楹遂並新焉廟舊有田十七畝逐道士易以僧卽以其地爲僧之養自經始迄竣工凡三閱月費千餘金督工者監生彭毓琦冷維燾也廟成以記請予嘉州之好義者衆而二人者於予相與以有成也遂不辭而爲之書其事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九月知膠州事撫寧徐紹薪記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卑

捐助諸生鄉試資記石嵌膠西書院西壁閒文曰嘗聞孔子云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必有勢而後行故貺財尙焉鄉闈爲多士入官之階閒有勤學之士刻勵三載或以道遠乏資不能與試殊堪扼腕予籍隸省垣未歷茲苦而得於耳聞目見者甚多筮仕以來每遇鄉試之時必詢訪無力赴舉者量爲資助而終以未能博濟爲憾膠州士習文風夙稱淳美科名亦較他邑爲盛而地距省城七百餘里貧士赴試維艱予莅任二載積廉俸得千金交典商生息以爲鄉試資斧之助而自托於貺財之義在有力者不過借潤

筆墨而於貧士或不無小補云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孟秋月知膠州事楚北劉文典撰並書

公議八條一捐銀一千兩於嘉慶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發交各典商承領按月一分二釐生息每年得息銀一百四十四兩至十八年六月二十日連閏月共得息銀三百八兩按應試人數分給後復以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起至下屆鄉試六月止照前生息算給一此項本銀經十二典商具領每典輪流承管一年如各典內有於收銀後歇業者卽將本銀並已收息銀算交接管之商無庸繳回其另有增開者一體派管以昭公允一按本生息州署立中字第一號印簿禮房存檔周年結算本利若干三年支發後仍餘若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學

干執月者開單稟州查照登記印簿記滿續立第二號以垂久遠一捐銀生息義在贍貧自應於徧給之中少爲區別以分字貝字田字列作三等庶貧富有差不失周急之意一學師與諸生最近貧富自所深悉應於錄遺報名後合科試正案彙爲一冊按名填定各字移州以憑分派一給發銀兩本寓獎勵之意科試所取與報名遺才亦宜分別其正案以分字六兩貝字四兩田字二兩爲率遺才減半各生均於七月初一日赴學具領一恭遇

恩科鄉試如在正科之前所得息銀動支一半按等核攤如在正科之後以一年所得息銀同上屆支剩及繳還各銀一併核數攤

給一此項息銀原爲貧生鄉試籌其資斧非卹其室家如領銀之

後並未赴試者自宜繳還若違延不繳司事查明卽以冒領注冊以後不准列名文典再書後書膠州儒學學正劉梅訓導牛松年州庠生張穎建紀熙皞趙暘薛維棟紀卯元張會雯紀毓珽張會霽匡修齡柯培元公議

惜字戒文石刻文曰蓋聞天著奎章古聖仰觀以造字地呈龜瑞帝臣俯察而成書肇啟草昧之愚篤生神智一洗乾坤之陋丕著聲明今者膠西爲文學名區舉惜字紙之會凡家絃戶誦咸知崇尙墨跡無敢褻越斯文矣抑吾尤有進者鼎科鵲起甲第蟬聯顯邀冥福焜燿後先勢有必至理所宜然第以自昔賢聖旣已宏膺啟之功凡茲士民自宜加護持之力誠恐炯戒不謹或致奉行漸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望

怠倘知觸目維珍尙望終身勿替不但躬列膠庠者可告無罪於先師先聖卽未嘗學問者亦必積餘慶於若子若孫爲此諄誨願與士大夫共勉旃道光戊子正月署膠州知州倪彤書立

重修普濟廣濟二石橋記文曰膠治西二里官道有二石橋東曰普濟西曰廣濟修自刺史濟源何公久漸傾頽越五十餘年刺史大興王公來守是邦復議修理躬詣橋所規畫形勢並橋北近水義塚亦爲築隄爰約同寅悉出俸金而州人亦皆踊躍捐貲月餘工竣同督理者協鎮膠州營歐陽公名煥州同姚公名淦吏目李公名玉棠並勒石以誌不朽王公名鎮字中峯壬子科舉人道光

十年八月闡州公立

再修先師廟文昌閣碑記文曰祀嘗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重葺蘆溝橋涿州永濟橋諸碑至修葺輕重之辨而歎大哉

綸言所以示天下臣工以工程之有藝者義深且遠也豈鯁鯁於訓誥之異爲文人學士記載之便已哉蓋待其傾圮旣甚而後修之則工力勞而財費鉅故其成功也艱而民或苦之一失其時則勢等廢地而前功歸乎盡棄及其未甚而時葺之則功力少而財費省故其成功也易而人樂從事而其功其地亦遂長賴焉而不廢然方其易爲力也上之人往往苟安莫爲之倡以委其上下之人或又惜其貨與力雖倡焉而莫應以委於上及上下均無可委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壘

而後謀之則其勞且費也將無紀極而其謀愈以難濟故雖以國家之制度學士大夫所瞻仰而景慕以因循苟且而至於敗毀不可爲者多矣此

聖人之言所由洞鑒始終以明民力之宜惜功程之貴時遲早省費之間不可不預察與其失之久而爲修之之艱不如勤於先而爲葺之之易其用力少成功多也予以嘉慶庚辰擢知斯州訪諸興廢之端有重葺學宮之役而文昌魁星閣之陪祀宮左者曾未及理而去越十五年道光甲午再莅茲土將究前工之未終而繕紳父老以至聖廟殿廡浸漏頽池傾狹爲言懼霖之爲害也亟鳩工庀材擇諸生董治之則又以貲罄而止次年乙未春繕紳父老

復來告共贖金以集事而後文昌魁星閣之泐石敗甃始咸更焉
以及學宮之垣墉丹雘風雨剝蝕者無不煥然新矣凡爲工五千
五百二十有奇費制錢四千六百八十緡有奇夫子來膠先後相
距十餘年而再從事於茲豈敢輕用吾民而以區區財費爲不足
惜哉誠恐可爲而不爲將貽後人以不可爲而後爲其勞且費也
必有數倍於此而成功反不如今日之完備者然後知我
高宗純皇帝修葺之說爲萬世臣庶力役者之大法而予所以汲
汲從事於茲樂與縉紳父老觀成功者爲此也若夫爲學之方教
士之規則有

世祖章皇帝訓飭士子卧碑之文在此都人士已沐浴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器

聖化砥礪學行之日久矣兩廣文先生方日諄諄與諸生講明切
究之而相勉於無窮何待予言哉何待予言哉故因工事告竣而
述其顛末如此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夏六月膠州知州丹徒戴
屺撰

重修膠西珠山兩書院碑文曰道光乙未季春修膠州學宮之役
竣旣刊石誌之乃移其工於膠西珠山兩書院功力財用減前工
十之二凡三越月而落成董事者復請予言爲之記予謂三代教
士之法尙矣秦焚而後學校之興自炎漢而書院之設盛於趙宋
二者其理一而其事不同事不同而其歸於化民成俗則一也故
其制不可以偏廢學校之法官師有常職弟子有常員藝業考校

有常年故其爲教也嚴肅而清明非茂才異等不得入入者則上有科目之榮而下亦有褫黜之辱書院之制師以道相尙不以職限弟子以學進不以數拘藝業考校有獎勵之實而無進黜之階故其爲教也詳密而寬博往不追來不拒惟視其才之所近與志之所至以委曲裁就之而易於相從由此觀之學校者造士之大法所以收已成之才示明體達用之學而試之鄉黨貢之邦國以待朝廷之選者也其制興於上故事專統於學使之臣而其道宜嚴不可有所冒濫書院者爲學之始基無間於成人小子藏修游息之所所以養德育才輔學校所未逮爲多士儲其根本者也其事起於下故責並歸乎守土之官而其道尙寬不宜輕爲簡棄所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巽

謂其理一其事不同也然二者之設皆必擇賢而爲之師選才而授之弟子教立乎無隱而學貴乎敬求內以濬其仁義禮智之本而外以擴其天地民物之懷達古今之變通當世之務然後可謂有成而無愧三代之遺教凡以篤彝倫而砥廉隅勵風教而已故曰事不同而其歸於化民成俗則一也此其所謂不可偏廢者也若徒以是爲弋科名博利祿之具也則鄉曲章句之儒明於其術者固自不乏又何待上之人官爲之教邑爲之師諄復不厭若是哉我

朝學校之制大抵因乎明舊而

列聖訓諭徧垂學宮旣使司鐸者得所總持以大誘誨庠序所興

多通經致用之士矣
今上御極以來封疆大吏尤往往以各省書院籌畫爲言而十四年夏遂有通飭天下府縣興復書院之旨俾延學行修明者爲主講而責其事於守令豈不以作人之道貴乎廣博詳明而訓迪栽培必至無所不盡而後已而守令爲親民之吏又不宜徒以簿書會計畢乃事哉膠固名區費長翁庸生鄭康成之遺風相去不遠故書院之盛比隆郡都兩地肄業弟子常有百餘人又其風俗好公急義每有興作若響應景附而不爲難焉然則今日之舉也固上應乎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巽

聖訓下因乎民風而子與多士所樂觀厥成以免乎俗吏之誚者也予何力之有而可爲多詞以貪功乎然當修葺之日而思永終之譽庶合後之覽者不以爲踵事增華而循名以責實凡夫牧民之吏講學之師從遊之士莫不思爲政立教之本會友輔仁之義而上下交相勉以自勉也則亦爲記者區區之意所不能無厚望也夫庸書其詞如左以應董事者之請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閏六月膠州知州丹徒戴祀撰

重葺劉猛將軍廟並置歲修田記略曰秦漢以來廟祀日增然必以其有功德則祀之劉猛將軍以驅蝗獨著將軍生當季晚而廟貌廣立徧天下豈不以功在生民能捍大患興大利哉膠邑將軍廟殿三楹門一楹廟西屋三間繚以周垣自乾隆十四年前任朱

若炳移建城內距今八十餘年已就頽敗去歲葺而新之適有利涉鄉濱海荒田一區爲斯民訟藪若沸羹揚波而不可止也爰歸將軍之廟擇僧恆源守護使收其租以時續修之以其餘食是僧庶可常安將軍之靈乎僧恐後之無稽也乃請刊石識之云地坐落利涉鄉麻灣社孫家頂官荒一處丈清地官畝七十八畝有奇道光十六年三月膠州知州丹徒戴記

歷任賢牧從祀膠西書院碑文曰

公

國家大法小廉風同道一東至黔陬野往往稱大夫之賢乾隆己巳臨桂彤章朱公創建珠山書院甲辰武功德潤張公創建膠西書院祀漢儒膠西相董子單父令費長翁膠東庸生於仰山閣修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巽

復庸生祠創建靈山書院嘉慶乙丑長白景齋愛公撤仰山閣四翫屋宇而新之費四千金辛未江夏雲嶠劉公捐銀千兩爲諸生鄉試費俱有碑記庚辰丹徒己山戴屺大修學宮以憂去其再任也重修焉道光壬午昆陽墾石李公知膠事移珠山書院於雲墨間僑置義學三所雲墨在城南爲勝境而不無水患公捐銀爲倡濟兩河未匝月而戴事公曰民安其居然後興學越七年己丑公以山東臬司捐廉五百兩庚寅又捐廉五百兩劄州交典生息按會試人數多寡酌量給發或十五兩或十八兩息餘作

恩科會試諸生鄉試資戊戌積息銀五百兩蒙州大夫少溪韓公交典生息爲鄉試費己亥庚子兩科均被惠焉今秋州人共議州

大夫之賢者從祀仰山閣適李公季子德蕙新免喪持公行狀來
遂於十月十五日奉安朱公張公愛公劉公李公戴公神位於漢
儒之側州大夫偕僚屬暨紳士舉祀禮而李公子因得陪祀焉謹
掇其嘉惠士林數端與夫事師心喪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者刻諸
石而措諸壁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十二月闔學公立

重修膠西書院碑文曰膠州爲濱海大邑文章科第卓卓著聲書
院之設舊矣自乾隆甲辰武功張君實營構之延師訓課井并有
條嘉慶乙丑長白愛君更新而擴大之嗣後知是邦者歷有整頓
至道光甲午丹徒戴君重葺而鼎新焉予於癸卯春來牧此邦見
其規模宏敞樓閣爽塏其鄉先儒及官是地而有功德於民者奉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哭

祀其上心甚難之乃下車甫旬日而書院遘回祿仰山閣及配樓
十楹燼焉予及都人士咸惋惜之議卽修建因初履任民未信不
可勞也今年春集紳士而謀之僉曰此必不可緩事也微公言無
人倡首耳予遂捐俸廉以率諸紳士亦各出資無吝色爰屬在籍
刑部主政楊君階原任銅陵令尹王君珥司厥事鳩工庀材出納
悉委焉官考其成而不使胥役得一假手孟夏開工仲秋告蕝計
用制錢四千緡有奇改建廳事頓復舊觀落成日子開筵款都人
士而勞之曰是役也甫及十年大工再舉豈不甚勞然事之得已
而不已與不得已而已焉者皆非也今藉羣力數月成工諸君雖
勞費而文教攸關又烏可以已哉於是都人士僉復於予曰修書

院以振文教公之願亦邑人之願也甫修十年而遽興茲役非公之願以邁回祿之故耳而原邁回祿之由則以公未至時營官借作公署之故請與公約自今伊始營官借作公署者勿聽則百姓雖勞不怨矣子曰諾乃書其顛末勒諸石以告後之牧是邦者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月知膠州事桐城張同聲撰

重修膠州城垣碑記文曰自古守土者不專恃城池以爲固而築城鑿池未始非守土之急務矧濱海巖疆尤資保障未雨綢繆計烏可緩膠州城創始於元至正十七年後因兵燹故城已毀乃移今城蓋元置兵馬分司所也城舊爲土垣明洪武八年千戶申義始甃以甃石周三里餘東西南門上各加敵樓北則建眞武廟於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兗

其上而無門陰陽家所謂趨避或有說歟我朝順治十六年知州事趙君民善乃大修築焉康熙初地震而城圯至五十一年龔君大良甫經修復又七年淫雨甚城之傾頽者大半至乾隆三十二年藍君應桂李君奉翰始次第繕完距今已七十七年矣予下車卽周視城垣坍塌者已十之六七詢知兩載前防堵海口會議築城而未果於是集邑之人謀所以衛民生備不虞者膠爲劇邑前者夷氛甚惡特

詔沿海郡縣有能修理城堡保護地方者卽與軍功無異給予優敘此正宜固封疆備邊境之時也都人士急公趨事之初志將於

是乎成僉曰惟命予乃捐俸邑之人亦輸將恐後鳩工以戒事平

板榦稱畚築登登馮馬百堵皆作閱一載而工竣計費白金三萬餘兩夫樂於觀成難與慮始者人之情也今以此邦不可緩圖之務重之以云

天子之命審時度勢爲一勞永逸之計都人士能不畏其難而子亦藉以盡守土之責則所謂保障者不永永無極也哉是爲記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夏四月膠州知州皖桐張同聲撰

創建考院規條石刻竊思造士之典宜寬而取士之法宜嚴後世府州縣之試士卽古者黨正族師書其德行道藝之遺意也膠州書院有二曰膠西曰靈山義學有五曰珠山曰四隅惟州試向無考院每試期於本署儀門內設席棚以扁試殊非所以重人才嚴

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卒

考察也茲與紳士等議建考棚以垂永久予首爲倡捐州士民亦傾心慕義陸續樂捐俱有成數爰於膠西書院之東購得房舍一所遴派紳士張兆惠等十人經理其事購料鳩工分別修造自六月二十日開工至九月底工竣計房六十餘間計長棹八十二張共編坐號七百五十七號并於東偏圍牆內拓其隙地築箭亭以備校射俾科歲兩試稱便焉惟是考棚旣立歲修維艱予另捐制錢五百千發交各典商具領生息以儲經費庶考院不致有歲久傾圮之慮云所有一切規條開列於後一捐制錢五百千於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發交當商承領按月一分二釐生息一年十二月共計生息可得制錢七十二千有閏之年可得制錢七十

八千該商於每年六月底十二月底將應交息錢作兩次送庫存貯以備支用一此項本錢經十家典商具領每典輪流承管一年如各典內有於收錢後歇業者卽將本錢並應生息錢算交接管之商毋庸繳回其另有增開者一體派管以昭公允一按本生息州署立元字一號印簿禮房存檔其生息錢文雖送交存庫而收支錢數仍由禮房登記隨時送查一號印簿記滿續立二號以垂永久一考院看役一名每日給與工食大錢六十文按月支給開月照發令其小心在內看守不准閒人出入禮房仍隨時前往稽查如敢擅離及有損壞房屋棹橙等事卽行稟究一考院房屋禮房於每年春閒逐一查看如有應修之處卽行稟候勘修不得任膠州志

卷三十九

考三

金石

至

其滲漏至數年後或須大加修葺而所得生息錢文不敷另行籌議辦理一每逢考試竣事支給把門五百文茶房五百文茶爐五百文水夫五百文埽地夫五百文廚役一千文火夫五百文俱係大錢由內給發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孟冬知膠州事皖桐張同聲書

同聲書 由 齋 登 品 澳 林 道 道 一 熱 中 翰 邱 誠 立 三 銀 以 雅 閣 署 立 武 字 一 號 印 簿 禮 房 存 檔 其 生 息 錢 文 雖 送 交 存 庫 而 支 收 錢 數 仍 由 禮 房 登 記 隨 時 送 查 一 號 印 簿 記 滿 續 立 二 號 以 垂 久 遠 一 考 院 看 役 一 名 每 日 給 與 工 食 大 錢 六 十 文 按 月 支 給 開 月 照 發 令 其 小 心 在 內 看 守 不 准 閒 人 出 入 禮 房 仍 隨 時 前 往 稽 查 如 敢 擅 離 及 有 損 壞 房 屋 棹 橙 等 事 卽 行 稟 究 一 考 院 房 屋 禮 房 於 每 年 春 閒 逐 一 查 看 如 有 應 修 之 處 卽 行 稟 候 勘 修 不 得 任 膠 州 志

重修膠州志卷四十一 考四十三 訛疑

訛疑考序 國史考序 宋歐陽氏五代司天職方二考蓋有所慎而未

盡故不曰志而曰考地志家一書而自考其舛謬者亦自宋人張
吳續修施宿會稽志始今之修志乘者多宗之蓋地理譜學二者
自古多誤說而近世州縣之志多肇於明萬歷時稽古尤疎繼其
書者不能無所辨別如漢書注沽水爲治水計元爲計斤魏書注
以黔艾爲野艾此字形之訛猶其小也至水經注以扶柳爲邦張
謙宜以壯武郡公爲壯武侯高志以侵介根爲侵介劉志以介根
牟二國斷介根爲句又漢膠東非秦楚際之膠東也蘇文引用漢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一

膠西名非宋代之膠西縣也舊志皆混而一之名實亂古今紊矣
若斯之類非糾而正之滋惑何已若乃傳聞所及故實無徵土人
豔稱而學者難道之或實有其人其事而書闕有閒不能不從慎
言之例彙而存之以質來賢統名曰訛疑考蓋訛者已爲古人考
之疑者猶望後人爲吾考之載筆者之所不能無憾也故以爲斯
志之殿 誠商會辭志誠今之糾志乘昔之宗之蓋聖聖精學二書

明志於建城年代考核未確心嘗憾之忽於高密志沿革部見一
筆云元丁巳膠西縣增置膠州以縣屬焉按此書法是元朝未有
國號年號時因查歷代紀元彙考元蒙古憲宗蒙哥七年乃丁巳
宋理宗寶祐五年也元有天下三十八年元仁宗延祐四年又丁

已假使膠州建於後丁巳當大書曰元仁宗延祐四年丁巳乃曰元丁巳何也且聖廟前有元武宗至大年間修廟碑後丁巳之前九年乃武宗至大元年若謂建於後丁巳則修廟反在建城前矣理可信乎延祐四年丁巳後越五十一年而元滅更無第三丁巳也其爲蒙哥七年之丁巳更無可疑

州志之書建城則曰明初止有土垣千戶申義乃因故址營甄石於立州署則曰洪武三年經營開創則前此土垣之內一片荒涼可見已而於學宮之設則大書曰金大定年間建元至正年間修接今州土垣立於元順帝至正十一年立此城之第六年毛貴屠舊城越十一年而元亡

上溯金大定元年一百九十有一年當是時聖人復生不意此地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二

建城也而早於人煙斷絕荆棘叢生之處爲二百年後之秀才豫立先師之廟乎或曰廟建於金誤已至正間既有此城廟或修於此時乎不知彼時舊城建立已舊而土垣特爲屯兵耳焉有九十年來不立聖廟於民城而於土垣才立之軍城忽立至聖之廟者至正修廟之說又誤矣然於學宮之前又見元武宗至大年間修廟碑再查至大元年在建立今州四十四年之前而彼時之碑何已立於至正十一年之城乎度此情事必是舊城中修廟之碑城屠廟燬此物猶存不便棄置移於此耳斷無明初千戶才修城而六十年前之元監州已豫爲修廟立碑之理存之以備參考焉

已上錄張謙

宜讀志附錄

卷之四十一 當夫書曰天啓家或欲四乎丁巳日

新志刊誤本志星野注介根謹按唐書所引古國二十二有介無介根介根莒邑非國也上文韻與牟爲韻與國牟國下文介根牟爲介國爲根牟國牟根牟二國名並見於春秋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御纂注云牟國今在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宣公九年秋取根牟

御纂注云根牟東方夷國今在青州府沂水縣本志見唐書介根牟三字連書遂斷根牟根字屬上讀作介根殊誤

本志建置志今治城本隋膠西縣土城古蹟志古膠西城隋置在高密縣東南二十五里俗名諸宴城又云元太祖於縣置膠州古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三

介葛盧國隋所置縣今西關外有城址俗呼爲土城口謹按諸宴城在高密縣土城口在治城西關外不得云今治城本隋膠西縣土城且三城分立不得俱云隋置

本志兵防志序表海之雄謹按表海乃太公之齊都在營邱爲古青州史所稱表海乃渤海也膠海名曰少海在淮子口內淮口險僅容舸洋行大船皆莫敢入惟市舶入焉其通洋海道尙在日照以南登州以北距吾膠百里而云表海之雄膠獨當一面殊誤又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唐書百官志萊州有守捉使本志云唐置守捉於膠亦誤

本志藝文志序庸費談經謹按通志云庸生譚治古文尙書後人

因名古文尙書爲庸生譚經通志原屬臆說本志不能考正因改譚爲談論之談兼扯入費直云庸費談經誤甚又按庸生名譚見宋邢昺論語疏

介亭尤涉亭辨袁崧郡國志黔陬有介亭葛盧有尤涉亭膠州舊志云黔陬古介國也又云計斤有尤涉亭介葛盧所構是合黔陬計斤通爲古介國而以介亭尤涉亭爲葛盧所名亭則大誤矣按漢書黔陬計斤皆漢縣黔陬故城在今治西南七十里計斤城在治西南五里葛盧亦縣名後漢所置城今廢無考尤水名也見左傳卽今小沽河在治東北三十里古謂渡爲涉尤涉當是尤水渡口地在葛盧縣境因以名亭西距介亭百里跨漢三縣不應盡屬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四

古介封土也

已上錄法坤去學古編

齊乘黔陬城在高密縣西六十里云云按今膠州卽故黔陬地而高密在其西北此云黔陬在西誤矣水經膠水北過黔陬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夷安今高密則黔陬當在縣之東南郡國縣道記所謂在今郡東北百一十里者指諸城言耳今膠州在唐及宋初爲高密之板橋鎮元祐三年始置膠西縣故寰宇記云黔陬城在諸城東北計斤城在高密東南也于氏當元世已立膠州則黔陬自應云在州南而仍以高密繫之非是

錄周兩膝齊乘考徵

漢志曲成縣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全氏祖望云曲成陽邱山之治水何以得至沂入海說文云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

南入海不云至沂也此水但當於膠離之闕入海不應闕二千
里歷濟淮二瀆至沂入海自續志晉魏史志及李氏元和樂氏太
平王氏元豐諸志又皆無曲成治水之目則大可疑者竊謂出陽
邱山者非治水也乃治水也左氏傳姑尤以西柱元凱曰姑大沽
水也尤小沽水也魏書地形志東萊郡長廣縣有治水寰宇記云
沽尤卽齊界然則漢志所云南至沂者亦非沂也乃計元之脫讓
耳漢之曲成在今掖縣小沽水出焉其東則黃縣大沽水出焉逕
福山而招遠而萊陽至於平度卽壘之閒而合流三百餘里自東
而南直趨膠州之麻灣口明世議海運口者之道也故其時嘗有
議東引沽河者其入海之處正漢計元縣地東萊之水未有大於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五

沽河者亦未有古於沽河者次之則清陽水耳漢志說文皆誤以
爲治水而沽之名隱矣此與泰山郡南武陽冠石山之治水截然
不同故分疏之如此接地理志琅邪郡黔陬故介國也計斤莒子
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有
輕重東漢廢介根入黔陬又析置葛盧故續志東萊郡下云黔陬
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劉昭補注云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齊伐莒
侵介根杜預曰縣東北計基城號介國計基卽計斤也又葛盧有
尤涉亭卽姑尤之水入海之處全氏以漢志沂爲計斤鑿然可據

錄趙一請
水經注釋

二覽至代大

三覽至代大

四覽至代大

五覽至代大

劉志星野主奎且繪爲圖實非是今按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

分野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魯地奎婁之分野東有東海南有泗水至淮作志者意在主奎故刪去齊地虛危琅邪一段又刪去奎婁上魯地字不知魯東漢有東海郡治鄒城屬縣東極於海所謂東海也北距治內少海五百餘里不當闕入本志琅邪屬縣却黔陬計斤皆在齊長城迤北數十里不當屬奎婁魯分野一行山河兩戒說曰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極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皆主虛危循岱岳衆山之陽以負東海之濱東南抵淮皆主奎婁胃徐州領三郡東海臨淮及琅邪之南部皆魯分北部則齊分漢志以九概一故徐州通屬降婁之次若作州志則當於州域詳分齊星不得以奎婁胃徐州鶻突了事也表內列齊國齊郡而星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六

野獨主魯亦相矛盾按晉書天文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元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北海入虛九度今作者刪去此段而但舉魯分野又云琅邪入奎六度不知此時黔陬已屬青州之城陽郡不屬徐州之琅邪郡而城陽又漢之北海所改則城陽入婁之說尙須再析而琅邪入奎迴不相涉矣琅邪自後漢南徙開陽至晉不改今爲沂州府去此五百餘里按唐志又云女虛危元枵也齊分野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州在唐不設縣隋以黔陬入膠西城在高密界唐以膠西入高密故東南及高密一語括盡州境新志乃不引此而引奎婁一段自知不妥刪去魯分野循岱岳衆山之陽十字又云得古魯等國不

知古國二十皆在山陽獨夷在卽墨春秋屬萊夷介在漢黔陬城

南距黔艾山三十里係唐高密東南境皆在山陰與虛危段自相

矛盾舊志屬危劉志凡例謂與晉唐書通志府志不合易之不知其何說唐志以危得高密與萊夷之地又以奎得夷介夷屬萊夷介則高密耳此自是歐公疎舛而劉君意在主奎從此得開

而誤引之且斷句誤讀之真一誤再誤通志府志此等更不能詳

核志內沿二書之誤多矣

劉志沿革引山東通志萊州府秦爲齊郡東境不知通志亦言一

府大概而未能分析故但云然按水經注琅邪郡城在琅邪臺西

北十里當在今夏河城明屬靈山衛當傳是去莫緣也又云類金

本朝屬諸城縣去州界二十許里秦置齊郡又析置琅邪郡豈有

密邇琅邪郡治之地而析隸齊郡者乎通典高密郡秦爲琅邪郡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七

東境寰宇記引郡國縣道記曰黔陬縣秦置則縣亦可考而况郡

歟又云漢黔陬今爲黔陬社在治西南七十里不知此黔陬社之

城在膠水西岸乃晉所遷之西城不當引以注漢縣也又云祓今

在治西南七十里是與黔陬皆在一處同時並立未知此城果安

在耶在耶

又云隋書地理志煬帝改州爲郡按隋文帝罷天下諸郡降州治

郡事州卽郡也煬帝又改爲郡是地先屬膠州平昌郡隋廢郡直

屬膠州又改膠州爲密州又改密州爲高密郡是改爲郡者卽郡

而領郡之州固在也志引隋書旣刪文帝罷郡降州之文而以煬

帝改州爲郡列之第一格是誤以所廢膠州與元魏之領郡者同

視遂不知隋有青州之名真一誤再誤矣自唐而後置統轄者曰道曰路曰行省而州乃小此皆祖述隋文帝當云罷郡降州自隋始不當云改州爲郡自隋始也又引隋書膠西縣舊曰黔陬置平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縣曰膠西大業初又以黔陬入焉是說也心竊疑之旣云舊曰黔陬後因置縣何又云以黔陬入焉及讀齊記曰黔陬秦置在高密郡東北後移縣於膠水西東西二城夾膠水而立相去三十里據此則知黔陬有二已又讀密志云其縣東南之朱宴城卽古膠西縣細詢土人朱宴城在膠水東距西黔陬三十里則密志所謂朱宴城者東黔陬非古膠西也乃知隋志所謂膠西縣者卽今膠水西之黔陬社又以黔陬入焉者卽膠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八

水東之黔陬密志所謂朱宴城也

舊唐書地理志云膠州有黔陬城

又云金史宋安化軍節度使領縣四鎮七治諸城又引齊乘宋安

化軍元祐三年改爲臨海軍不知宋之安化軍自治諸城臨海軍

自治膠西設臨海軍後安化軍仍在南渡尙有爲安化軍使者齊

乘臨海軍治膠西金因之何嘗有改安化爲臨海之事東西二城

劉志封建扶柳侯呂平括地志扶柳在冀州信都縣澤多柳故名

水經注作扶小注云漢書作却然漢志却縣未嘗注侯國又膠東

王所轄八縣在今平度卽墨萊陽無與州境徒以庸生之故株連

多人甚不確也又載金膠西郡王范成進按成進莒人遷濰乃李

全之黨假名號以縱橫受封之時金人已失山東空名羈縻無可

考據不當入志
劉志建置州署謂明嘉靖十四年知州劉孟承建考之職官是年爲劉鯨而劉孟承於三十七年始任相距二十三年也何謂雲而
又云八蜡廟隆慶六年知州趙廷芝重修及考職官是年乃王炎而劉廷芝以嘉靖四十五年任且非趙姓

劉志山川艾山一名拒艾誤按水經注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卽齊記所謂黔艾山也山東考古錄以拒艾山爲鐵樞山會辛泉而
又云張魯河北流會孝源水過高密平度界入膠萊北河按張魯河在膠水東膠水旣入南河張魯河何能飛越入北河乎志誤

又云雲河源出治西南辛置嶺又一水出穀家廟石泉按雲河乃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九

城市之水萬戶取汲而飲水不能思源何也蓋雲水上溯似有三源東出會家莊中出穀家廟西出辛置而長流不竭者實祇東中

二源此二源皆出治西之北舊志旣漏會家莊之東源

王少司空統以爲正

源而以穀家廟之中源爲又一水且云至匡家莊前會辛泉而以

西南辛置嶺爲正源皆誤辛置嶺之河由郭家塋前入城冬春常竭七八月雨集行潦大至挾西南一帶嶺沙湧入河身水無所容居民大受其害乾隆五十三年大水淹斃多人倒塌房屋無算道光二年州牧李文耕贖錢四萬餘緡除沙旋除旋入此可謂雲河

客水不可謂之正源也

十四年平賊賊匪蓋家數善之難言也

又云淮子口有露明石按靈山島距東北十里有石突出水面長

二丈餘名魚鳴石雖在淮子口之西南實卽靈山島之東北但相去遠耳露明石魚鳴石一分爲二府志又作驢鳴石朱震山城拾遺作玉鳴石僻地固無正字也

劉志古蹟介根城引齊乘云有兩塔對立曰東西計斤又云今治西南五里有介城遺址按此是圖說已以介根城立介亭今直以爲介城歧之中又有歧焉介根城名城子邨其西南二里有邨名計斤菴或卽于氏所謂東西計斤古各有塔而今廢歟

又云迴車嶺府志孔子適齊東觀於海至此迴車故名按此事家語史記皆不載卽闕里志文獻考祖庭廣記亦不及而以府志一語遂成故事實爲無據又按迴車嶺見明成化閒武略將軍劉公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說疑

十

墓表亦不知何據

又云艾山祠魏書黔陬城野有艾山祠按黔艾與艾是兩山黔艾之祠與艾之泰山行宮是兩事志誤又云廟內有銀杏一株古碑半嵌樹中按銀杏樹中並無半嵌古碑而段赤亭山左碑目轉據此以收魏碑甚矣臆說之誤人也

又云古膠西城齊乘謂在高密東南二十五里膠墨水之開按墨水卽張魯河在州治直西而膠西城在其西故齊乘係之高密也東去州界三里

固無五字也

又云唐島唐太宗征高麗會駐師於此故名按唐島在衛南門外有空水一灣色味惡不可飲船進淮子口或爲東風所逼駐此若

開洋經白水綠水黑水望延真島斷無泊此之理唐書唐太宗十
九年二月親征高麗自洛陽宮至定州幽州東北陸行積糧大人
城三山鋪烏胡島皆在萊州東北兵將總管由萊州渡海北行未
嘗至膠志誤

又云石白島龍祠齊乘宋紹興三十一年李寶遇金完顏鄭家奴
於膠西海口禱於神得風助順遂殲金師按宋史李寶破海州而
北而完顏氏已出膠西海口泊陳家島中隔一山寶過山薄敵鼓
聲震蕩海波騰躍則寶所禱者日照之石白所旣禱而北故遇於
膠西海口也金史稱水路三百里則石白島與州無涉矣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十一

井非雙井雙井在寺東廢井有刻石至元三十一年字下逮
國朝雍正初五百餘年矣二貞婦所投傳其地故在苑家巷非此
井也兩地合而爲一誤

劉志學校文廟金承安閒建元至元閒監州普顏不花帖木而重
修按承安詔州不詔縣金膠西縣不倚郭無從用承安詔蓋此廟
建於金皇統末修於元延祐初以後元假金嶽廟爲文廟延祐修
廟者燕帖木而至治立碑者普顏不花不花去兩至元甚遠不但
未創亦未修皆見元祐廟學碑並陰及明王和觀文廟落成詩序
石刻要此所云皆西城文廟於今無干也至以大成殿靈星門等
宋明之制填入承安下至元上亦顛倒失序

劉志職官以東坡有予自錢塘移守膠西一語又以隋改黔陬爲膠西遂勁扳坡翁爲吾州太守不知隋大業末年膠西縣廢於賊唐武德六年省入高密以其地爲板橋鎮中歷唐二百八十四年五代五十四年宋有天下又歷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六帝至哲宗元祐三年乃復以板橋鎮爲膠西縣自唐至宋膠西沒於高密凡四百六十七年東坡出守膠西在神宗熙寧八年後十三年乃哲宗元祐三年膠西乃得復爲縣前此未有此縣也彼自密州太守耳謂之膠西者蓋指所屬之地大段在膠水以西而言言各有屬不可不察也

劉志選舉明洪武甲子科舉人欒彬按元碑及欒氏族譜彬中金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三

朝律官科元初仕至密州守膠之欒無二族金至明初不過百餘年疑卽金元之欒彬誤入明耳

劉志人物婁敬膠西人按漢書婁敬齊人稱郡則臨淄人封關內侯號建信侯建信指建言利漢故以爲號高帝所謂齊虜以舌得官也千乘郡有建信縣不注侯國而水經注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高帝封婁敬爲侯國當在今高苑縣西北志誤又載費直公沙穆按費直漢書東萊人治易與州無涉公沙穆世居膠東魏初猶有強宗公沙盧見後漢書及三國志卽穆所居建成山東萊山亦與膠無涉平度有公沙山公沙邨及墓不必攀援也

劉志隱逸蓋公按蓋公爲齊相師而齊以大治是有志用世者非

隱逸安邱東有蓋公山有祠墓去今州甚遠舊志之誤亦以錯解蘇文之故又載趙杲卿按趙杲卿字明叔密州鄉貢進士本州教授非州人尤非隱士志誤按今諸城明倫堂蘇東坡隸書紀遊石刻有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九字可證劉志方伎成公興隱居山阿云云按成公興居山阿道人法穆居長廣東山事見魏志興自云膠東人曾於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興已非州產穆更可疑合非今州也

劉志仙釋陳仲舉州人按郡國志齊乘皆不著何處人又云天和子徐姓州人按卽墨志徐復陽號太和子餘與此傳同不言州人劉志列女焦花女按定陶有焦花女墓長清有焦花女祠高志無劉志乃載今治西南二十五里孝源邨有燎麥臺遺址未詳何時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三

沿誤按今治西南二十五里劉志冢墓康王墓按山東沿海州縣康王墓不可勝數志所載州境已有墓二處矣皆緣康公遷海上語附會之考城冢記康公城在牟平城東十里當今福山縣之罘島之西其府縣志皆言之罘島有康公墓與城冢記合非今州所有

又云祝英臺墓在治南祝家莊按祝英臺有鴛鴦冢傳奇賈詡旌表者官爲謝安蓋浙江人寧波府有其墓不應在膠東人劉志大事記齊築防爲長城按趙伐長城在顯王元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在威烈王十六年長城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見管子書又在春秋之世矣志云長城乃顯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八年

築誤

又云金章宗承安四年建文廟按廟建於皇統末至此已六十年
又監州普顏不花帖木兒重建文廟小注以移城故年月無考此
蓋修志者見普顏不花益都死節之前州有移城事故臆造至正
修廟卽以兩人合爲一人屬之普顏不花不知延祐甲寅前監州
燕帖木而修廟製碑未立後監州普顏不花立之在至治壬戌見
碑記非皆修廟也監州五品普顏不花色目人其至正丁未官益
都之普顏不花蒙古氏乙酉第一人官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闔門死節上距至治壬戌又四十八年矣汝非一人何得至正癸
卯尙與燕帖木而來修州廟乎况是時兵燹饑荒何暇文教府志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古

但沿人譌傳未可據耳又云明太祖八年知州趙禮重修注以元
末燬故考元末所燬者西城之文廟此城固無廟可燬也元移城
後假嶽廟爲文廟明初乃以普明禪院舊基創建重字宜刪

劉志藝文膠水考引舊志云云蓋作者未見水經注故黔陬膠
山以經爲注夷安潭以注爲經夷作義皆誤劇清池三語皆出漢
志長廣縣下注去此二百餘里不可強合按膠水之名最古著見
於國策而其源則始見於魏人所作水經曰膠山以後後魏書齊
記水經皆以爲五弩山無異說也齊乘以爲鹵山鹵水水經注所
謂廣異名有何不可但因此遂謂鹵水非膠水膠水發於州之鐵
檝山王州牧維又謂發於鐵檝山北麓之望蕩山而以古說爲誤

未免好新棄舊趙節謂二水皆膠源如人有兄弟當論嫡庶不當論肥瘦木有根本當辨榦枝不當辨鉅細極爲有見

已上錄張賓
雁劉志疏證

劉志山川張魯河按高密縣志張魯河一名張奴河漢書光武紀更始二年拔盧奴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張奴水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訓詁之例凡音同者皆一義是張魯卽張奴張奴卽墨水故齊乘云隋膠西縣在膠墨二水之間劉志不爲辨明隋膠西縣址於何考證且張魯河卽孝源河之下游劉志云北流會孝源水誤矣又云出治西棘埠嶺查州境無此嶺名則一誤再誤矣府志於膠州墨水下注云源出九層嶺古名墨水卽指孝源河非謂西南阡之墨河也但又云平度東北墨山出墨水南膠州卽墨界縣之北半里馬欄嶺亦出墨水合淮涉河南流入海總一墨水也則直是嚙語不足與較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五

志又云唐島在靈山衛南海岸與靈山島南北相對有礮臺按礮臺在衛城南海岸山上名座島口非唐島也府志作唐島口志漏口字又別錄小唐島皆誤

劉志選舉張整洪武十七年舉茂才異等授嘉善縣縣丞高志闕據張氏家乘增入查張整洪武三十一年貢生豈有薦舉授職中隔十四年再出貢者乎整名不載通志不得不據家乘但家乘亦多有譌傳者不必盡足據也考洪武貢生十一人內明明有張整而劉志削去其意可以意會

劉志忠義柏欄將軍秦二世將韓信破齊假道追田橫將軍不忍背秦拒戰死張謙宜引遷固駁之誠爲確論獨據名勝志改爲齊將謂柏欄卽將軍姓名於史亦無所徵法坤宏又以柏欄爲亞將周蘭不知當韓信決濰時蘭已被虜尤屬不合按今治北柏欄社有元人盧琮以軍功封武義將軍其墓碑載封號里居曰武義將軍柏欄人也豈以碑有柏欄字將軍字後人遂相傳爲柏欄將軍而遺其名歟

劉志孝義祁暉字坦之云云按府志孝義內載祁暉事與州志同山東通志有初暉膠水人進士度支員外郎又山東通志有祁暉知濰州係萊州人初暉祁暉祁暉一人而姓名互異又山東通志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七

人物內有祁暉字坦之膠州人所載事蹟與州志同則州志蓋用山東通志也然宋時無膠州膠州當是膠水之訛此據文可知者又平度志有祁暉稱集賢院學士餘則悉與州志同其爲平度人無疑

劉志方伎冷枚傳稱枚繪耕織圖按耕織圖係欽天監五官正焦秉貞畫鴻臚寺序班朱圭鑄圖列銜儼然且有
聖祖御製序文在前何可任意冒濫

劉志大事記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劉福通道遣其黨毛貴攻陷膠州金樞密事脫歡死之屠掠殆盡遂移治今城城旣係元至元開移治則金承安開所建文廟不在今城內東南明矣又引舊志注云

大定查大事記無大定修廟事此必因廟內元碑而訛元廟碑云
延祐元年前監州燕帖木而修廟刻碑未立而去後十二年爲泰
定二年普顏不花乃爲樹之錄碑者因泰而訛爲太修志者又因
太而訛爲大耳

已上錄張羣雁
劉志疏證補

州志前編記金立學宮在皇統九年蓋因王和詩敘有皇統末之
語皇統盡於九年故云然考詩作於宏治甲子而云三百六十
年邈至皇統元年得三百五十五年若九年僅三百四十六年則
皇統末與三百六十年皆是概舉之言亦未可爲九年徵

州志前編元職官表有鹽司李實鹽判史國英羅國才蔡仲彬考
元傅元弼西由場文廟記子乘駟於萊館鹽判羅國才運使綦豫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七

副使鄧玉司判張植蔡仲彬相與詣謁云云按萊之北鄙僅五十
里西由鎮監鹽司使授五品階總八場歲辦鹽筴凡三萬五千計
則鹽司不住膠州可知鹽判亦宜隨正使惟副使不審所駐然設
官首地曰膠萊則副使或當在膠管勾局官以下或每場所并有
耳故存其表而刪李實等官又山東通志嘉靖時移駐濟南按成
化時修城隍廟碑有石河場鹽大使孫釗而無分司官名似不自
嘉靖始移也

舊志職官膠州知州趙禮八年任張恭十九年任八年以前皆缺
知州府志及高志亦然舊志宦蹟以張恭後趙禮云一遵趙禮法
制無所更改時稱趙張學古編洪武四年建州置省膠西縣治領

高密卽墨二縣府志膠州署洪武三年創建至八年知州趙禮始繕修完備皆不書創建之人舊志大事記洪武二年千戶袁貞重築州城亦不言及知州夫自明洪武初旣以州治膠西縣並領高卽二縣斷無至八年始設知州之理心常疑之今考明成化十五年修城隍廟碑有洪武二年知州張恭使前令爲趙則自洪武八年至十九年趙在任幾十二年矣金石信而有徵不應先後顛倒若此毋亦明初建置皆出張恭而趙禮繼之耶抑八年前張恭來任八年趙禮來任至十九年張恭復任耶舊志無所考於前特有所據於後耳

又職官州判王薦府志失籍云此後裁按眞武廟鐘萬歷二十八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六

年薦與知州汪兆龍

萬歷二十年任

州同潘夢同時係直隸眞定衛軍

籍山西清源人又按四十三年廟學碑有州判姜文煥與知州李尙志學正譚三才同時則府志云王薦後裁州判誤矣

名宦祠明知州徐律時之次有知州高瀛臺神牌不知何時入祀高劉兩志不載並職官亦無其人今據神牌列其姓氏於表亦云有其舉之莫敢廢耳或疑高瀛臺與名宦之高文登似一人之名與字義亦近是但神牌亦有高文登豈立牌時誤傳一人爲二人乎姑並載以俟考

劉志兵防順治十五年撫臣密陳海防請移沂鎮總兵駐劄膠州轄山東全省兵馬按張謙宜膠鎮志沂鎮舊駐沂州鄰蒙陰莒州

沂水萬山含岬馬賊晝夜閒出總兵臧延齡戰不給懼且得隼賄
巡撫耿淳於順治十五年移延齡鎮海無轄山東全省兵馬事不
知劉志何所據而云然

劉志兵防
作臧承齡

張華廟在治西南五里計斤社未知建始何時齊乘華封壯武今
膠州西南有華廟卽壯武地考晉城陽郡有壯武縣華封壯武郡
公晉地理志無此郡而以縣爲郡實于氏之誤舊志謂有張司空
墓人頗疑之張謙宜張司空墓辯云茂先范陽方城人今直隸之
固安縣被害於鄴今河南之彰德府當日不藁葬都下則遷葬本
鄉墓在於此顧何爲者不然華歆國廢子孫猶據其封邑以爲葬
地有是理乎其言頗爲有見惜其未知華墓之在北邙爲徒疑耳

膠州志

卷四十

考四 訛疑

九

按寰宇記河南縣芒山條云張華冢在此山後芒山卽邙山又或
以爲南燕之張華華亦爲司空然華非黔陬人且爲宋武帝劉裕
所虜未嘗北歸亦安得有墓此地要之齊乘有廟無墓後人因齊
乘而附會之實不知誰何墓也又或以爲順治時工部主事張茂
先之墓然茂先墓在不落林邨且時代至近亦不當訛傳至此

